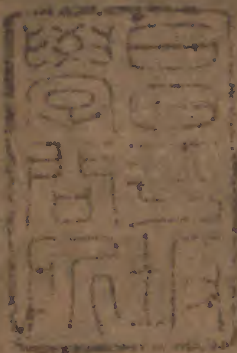


欽菴集

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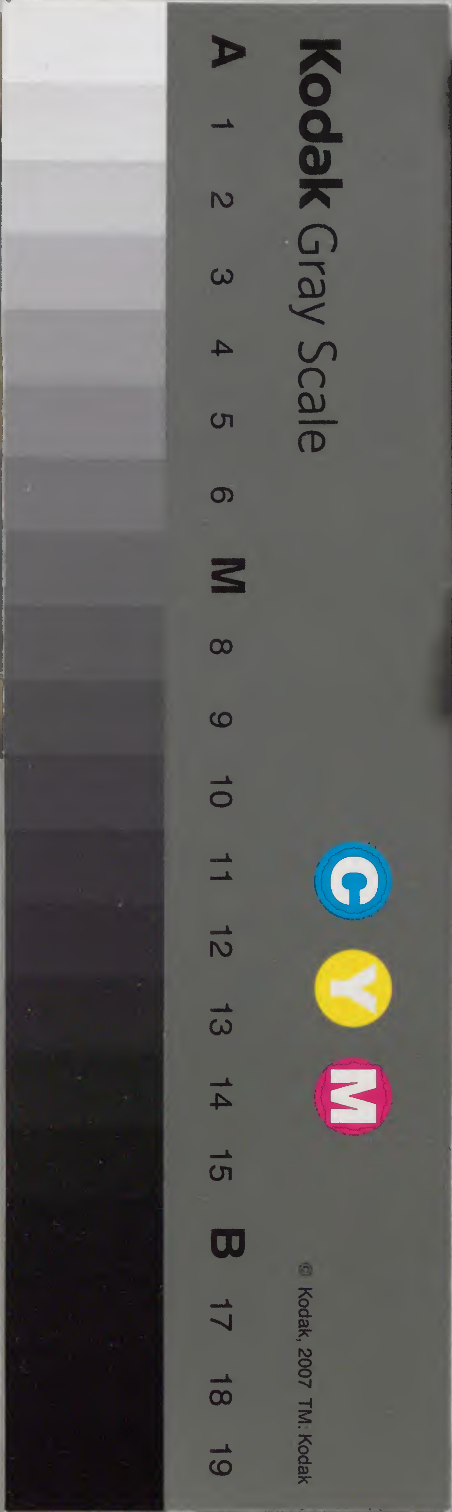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五二九	號	類	
一七六	函		
一	架		
四	冊		

內閣文庫	
一〇五二九	漢
一七六	函
一	架
四	冊
七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29
冊數	4 (1)
函號	317 17

317-17



陶會元歌菴集初刻目錄

卷之一

淺草文庫

賦

述志賦

詩

西施山房

悲哉行爲丁亥秋七月大風作

猛虎行 有序

雪蕉三首

偶述先兄虞仲遺跡悲不自勝因憶別後寄詩有青山病色之句漫賦八絕

六陵懷古三首

蘭亭懷古

江燈

招開美

山房禱興十首

題畫壁四首

春郊

焚香

煮茶

長春園十景十首

暑月抱病戲成六絕

戲為贈內詩二首

開美以山房四絕投贈作此報之

插菊

石宕山

山曉示開美

送商叔護朱叔懋應試之秣陵三首

山房走筆招開美

白鹿行

揚州懷開美

淮陰侯祠二首

夜泊桃源

呂梁

燕子樓

過沛縣高帝廟

次沙河

新城曉發 有序

旅次憶越中舊居二首 有序

途中四咏

途中雜詩四首

又途中雜詩五首

道上微雪二首

遇雪憶越中舊遊二首

古柳詩

到京懷開美

扈遊圖有序

帝京篇三首

觀運甓圖有感

恭讀 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省耕圖

盆菊吟

玉壺冰

秋聲

聖節朝賀

送經略大丞行邊

齋居對雪

三餘篇

七夕效梁體

寶劍篇

憂旱吟

喜雨

塞上

塞下曲四首

瓊島春雲

蚤春

大廟薦春麥

賦得雨中春樹

端午 賜畫扇綵繡艾虎艾葉紀恩

賦得五星如聯珠

上苑桃花二首

詠史四首

送范檢討冊封便道歸蜀

輓田鍾台先生四首

有序

酬陳玉叔廷尉見寄之作二首

送蔣吉士侍養二首

送潘教授之明州二首

送祝心吾之官汴京

送樂吾文尉

送單監正之遼東

題川嶽生神冊

有序

夏日過韋園三首

題郭生畫 有序

題李寧遠卷三首

讀白樂天詩

耳鳴

贈劉布衣

戲題

題窻四首

送雪浪和尚遊鴈蕩

題集慶寺僧卷 有序

卷之二

序

癸卯應天鄉試錄序

遼陽大捷聖武頌序 館課

八大家文集序 館課

聖學宗傳序

程門微旨序

新釋楞伽經序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備解序

淨業要編序

永明道蹟序

上虞縣志序

西平縣志序

鄧文潔集序

鄧文潔佚稿序

代左御史

海門文集序

盱江要語序

明德詩樂序

潛學編序

又代一篇

馬曹稿序

徐文長三集序

金壘子序

漱六齋集序

方布衣集序

天目游紀序

章寧州詩集序

翁氏遺藁序

東山謝氏重修族譜序

管氏續修家譜序

山門林氏重修族譜序

貞壽編序

壽母詩序

趙思麓說編序

吳越菁華錄序

董揆仲學庸解序

陽辛會稿序

上官進士夷門稿序

張世調制義序

羅澄溪制義序

戴太圓制義序

肇陽子四書證義合刻序

董玄宰制義序

王慕蓼制義序

及幼草序

王晉伯制義序

慧業序

季生弟制義序

卷之三

序

賀心翁常老師奏捷榮壽序

壽大中丞崑岩鄭公序

賀大中丞常老師壽序

壽少翁莊封翁年伯序

賀舍宇張親翁壽序

壽大方伯舍宇張公序代

賀見原周先生暨配偕壽序

壽尊師南洲章先生序

送心翁常老師開府兩浙序

賀霞城吳公榮擢太廉訪序

賀霞城吳公奏最序

賀郡太守拙齋蕭公榮擢序

賀郡太守拙齋蕭公遷四川憲副序

送郡太守鶴峯劉公榮觀序

賀郡太守鶴峯劉公奏最序

送郡太守右吾劉公榮觀序

賀郡太守錦波朱公奏最序

賀別駕文臺吳公榮轉序

送郡丞寅所張公奏最序代

賀郡丞寅所張公榮蒲序

賀司理鶴田夏公榮蒲序

送別駕新篁王公守晉序

送通州守張公擢開封少府序

壽常太師母王老夫人序

壽外母金老夫人序

壽全母丁太夫人序

賀王老年伯母壽序

賀劉老年伯母羅太夫人序

壽周母孫太夫人序

壽牛母王太夫人序

壽甘母吳太孺人序

壽詹母江恭人序

壽商母劉太孺人序

壽外嫂鈕孺人序

壽叔祖貞齋翁序

壽少師穎翁尊師序

賀劉母季太夫人序

送進士劉君還遼陽壽其尊公序

壽御史大夫印川潘公序

刻十三經註疏序

鑾坡制草序

王淡我制義序

馬遠之秦淮草序

壑舟藏稿序

稗海序

壽王方麓公序

送麗陽趙年丈司理揚州序

送豸谷朱年伯任河間郡幕序

賀邑侯澄溪羅公奏最序

送邑侯泰輿翁公入覲序

送郡丞瑞堂林公歸福唐序

送邑侯蓋菴趙公榮擢司馬序

送大諫議鶴田夏榮使琉球序

賀大中丞濟寰揚公榮膺恩命序

賀真定守和節張公覃恩序

贈章泰宇文游吳序

贈劉斗墟先生序

贈何先生序

賀王公榮擢地官序

贈友峰潘君參軍肇慶序

贈大覺禪師郁班麻序

賀大家宰立亭孫公奏績序

賀尊師英麓林先生榮滿序

賀郡侯楚陽石公榮簡序

賀易州守麟崧陳侯榮滿序

賀損齋叔榮任廷平郡幕序

賀邑侯澄溪羅公奏績序

賀瞻明王公祖奏最序

卷之四

碑記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重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新造渡東橋碑記

勅賜補陀洛伽山鎮海禪寺碑記

雲棲禪院法堂記

新建金州海防記

也足亭記

酣中閣記

平播州碑記

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前會稽令羅侯生祠碑記

崇圓寺碑記 代平倩作

慈慧寺碑記

常平倉碑記

修長春觀碑記

歇菴記

卷之五

論

寧靜致遠論 館課

成已成物論 館課

夜氣浩然之氣論 館課

黃石公秘法論 館課

越有三仁論 小試

原學 館課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館課

經正則庶民興 癸卯應天程式

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乙未會試程式

大器猶規矩準繩 館課

表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館課

策

第一問 癸卯應天程式

第二問 癸卯應天程式

第五問

癸卯應天程式

第四問

乙未會試程式

議

備荒弭盜議

館課

卷之六

墓誌銘

大理寺左少卿燕陽商公墓誌銘

代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泉趙公墓誌銘

代

廣西巡撫都御史雲谷陶公暨配諸夫人墓

誌銘

代

山東左叅議陽谷南公暨配裴恭人墓誌銘

貴州叅議繼山來公暨配周宜人墓誌銘

湖廣叅政警庸林公墓誌銘

贈主事右峰倪公暨配顧太安人墓誌銘

福建按察使青崖高公墓誌銘

山東道御史允賢徐公墓誌銘

四川道御史耐菴陳公墓誌銘

晉府左長史重齋郭公墓誌銘

卷之七

墓表

河南左叅政敬峰查公墓表

封司業肖嚴傅公墓表

將仕郎鳳渠何公暨配孫夫人墓表

四川慶符縣知縣少南稽公墓表

孝義來功伯墓表

神道碑

陝西布政使拙齋蕭公神道碑

卷之八

行狀

大學士對南王公行狀代

兵部尚書環洲吳公行狀

兵部右侍郎古林王公行狀

祭文

祭許少傅

祭李卓吾先生

祭劉少宰父

祭劉荆湖先生

祭董九所先生

祭寧國友人代

又

祭查太祭代

祭商仲文

祭外父

祭侄婿章生

代先大人祭雲谷公

卷之九

題跋

題周雙溪先生遺訓卷

題李祠部祖德冊

題李大將軍贈言卷

題彭智甫劉特情卷

題西僧卷

題稷公墓綠冊

題日者董生冊

題門人稿

題金孟章制義

題尹子重四書制義

題商爾錫瑞蓮亭稿

人物志新刻引 館課

無垢先生論語頌唱和引

春秋義小引 主費隱卷

箒筆稿引

湯君制義引

國子監奉 旨刊十三經註疏先進孝經跋

大中丞常公奏議跋

董澗松先生夕可卷跋

證修社會語跋

書聶氏譜

書周子九解後

書普度庵放生池卷

書王世韜卷

李將軍躡言引

贊

大冢宰吳公像贊

趙端肅公像贊

馮尚齋先師像贊 有跋

雲谷先生像贊 有跋

南洲先生像贊

題查山人像

顧朗哉像贊 有跋

商半塾像贊

劉理齋像贊

錢慕蘭像贊

于思翁像贊

錢生自寫像贊

達摩尊者面壁像贊

紫栢和尚像贊 有跋

湛然禪師像贊二首

自贊

尹子重像贊

銘

原心亭銘 館課

荔枝銘 有序

棊銘 為幼美兄作

箴

效唐尚寶山房箴三首 有序

啓

上沈相公

上許相公二首

再上沈相公

上朱相公

山陰公請朱相公

上林宗師

回陸同年

賀劉景孟公

答諸通家 代

答李湘州

祀鄉賢請邵邑諸公

易補集

目錄

十九

答各縣謝撰述

答各府謝撰述

答撫按謝撰述

與張景江二首

回賀正

新正答某將軍

答某令君

答某學憲

答劉鄰滄

答程蕭山

答林蕭山

答劉諸暨二首

與李總戎為侄孫納聘

答劉叅戎

答何節推

答嵯令

答劉氏聘

復顧冲菴總督

同官迎朱相公

同門上孫柏潭老師

謝先人恤典

爲先人請諡與其儀部

復某侍御

復趙用吾開府

答劉景孟方伯

答某藩司

送試錄上婁江相公

卷之十

書

奉常心翁老師

上政府

上朱相公三首

奉座師李閣學三首

與周海門先生十五首

與袁石浦三首

與袁六休三首

與焦荔侯

復許敬菴

與何進士

答張含字親翁

與謝開美表兄十首

與李楮山丈二首

奉劉晉川先生四首

奉林傲庸宗師

答馮清字學憲

與友人

與徐魯原先生二首

與余少原直指

與余山陰舜仲十首

答李大蘭二首

與何泰寧親家二首

與何越觀六首

答劉撫臺

與朱府尊

答潘鵬江年兄

答朱二如

與商仲文二首

與蔡虛臺年兄

與莊年兄學憲

答聶錢塘

與王葉蓼太守

與劉乾陽

與某公祖

與錢伯濟丈三首

真如齋校梓

與林泉叔

明會稽陶皇齡周詩著

賦 與我明弟

與幼美兄八首

與一金禪師

無餘之舊都行川巖之清淑

今繫靈哲之所廬邇余系之云邈今玄冑紹於陶

目錄畢

與蔡虛臺年兄

與一金華相息

與心美只八首

與并明榮八守

與林泉味

與趙帥齊文三首

歌菴集卷之一

真如齋校梓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賦

述志賦 館課

維東揚之奧閩兮曰無餘之舊都紆川巖之清淑
兮繫靈哲之所廬溯余系之云邈兮玄胄紹於陶
唐美厥土而安宅兮肇德里而允臧伊余躬之孔
辰兮值先烈其猶未墜嗟荏弱之瞽惑兮悵顛顛
而鮮惠踰跬迹而已却兮望敦丘而猶躡器與時

而多選兮材繼志而弗信雖矜容而好飾兮終歷
齒而齟唇長不譽於州部兮幼鮮聞於鄉曲託微
寄於縑緗兮傲卑棲而自局發蒼水之閔藏兮歷
羸皇之遺躅要闡史於崇椒兮問幽人於湖曲儵
憑噫而超踔兮覽皇運之休嘉爰布著而假筮兮
曰利賓於王家竦修缺以俶裝兮紛長珮之瑳瑳
遵天衢而遠躋兮去下里之喧誇嗤翺飛之弱翰
兮星彌天乎網羅鐘鏗鏘而駭禽兮軒纈紛乎窳
鶴麇麇係於車箱兮遂踰跟而高躍覓征營而櫛

悅兮聊撫心而戢志維承明之峻密兮列椒蘭以
爲植奉大雅之惇誨兮振華纓而來旣翺翔白玉
之館兮僂宿青綺之被花茸茸而鎖院兮草業業
而爲臺凌玉清而遡紫虛兮況方丈之與蓬萊睠
恩重而身輕兮若據鼇而虞抃將沈處而浮居兮
非余心之所善羣朱儒以爭飽兮入金門而逃世
儕優笑而驚進兮兢周容之泄泄雖依隱而譎諫
兮信流風之云翳吾丘興於格五兮終又媚之以
長纓馬工文而鉅麗兮羗長慾而勸淫禹橫經而

作師兮紛彬彬於鞶帨辟數子於大道兮何異於
甌棲之瞽芮抱前修之遺則兮求賢聖之所經汨
余懷之靡及兮耿申旦而未寧聊假寐而宴息兮
發六候於精誠洵浮虛之爲疾兮余夢適於羽民
之國忽衝飈來余御兮矯垂天之健翼歷星辰而
上振兮屆太一之所處命罕車以爲載兮敖客誅
而揖予閣道竄以難窺兮關梁舉其可渡涉五潢
而止舍兮九旂續以先路蹈天苑之閔曠兮倚旄
頭而遙矚憤貪狼之標狡兮夫何封豕之咆勃吾

令白虎主伐兮鞭列缺以舉燧慮豐隆之我欺兮逗
壘壁而左次揮天桴兮擊河鼓威弧奮兮玄戈孔
武欲徃徂兮余無馬時甚良兮日吉余將遊兮營
之室乘雲兮高驤觀八轂兮駝天倉信匏瓜之不
食兮何牽牛之服箱心侘傺而弗舒兮逢巫咸之
來謁指閭闔其非遙兮靈瑣開而未閉時冉冉而
易邁兮羌何爲兮陸沈匪帝閭之我禦兮紫宮蓋
媿娟紆鬱而嚴深盼開陽而少憇兮聞嘈嘈之廣
樂方趨趨而欲進兮忽翬開而形拓整容儀以惟

憶兮軫藎夢而狐疑聞達人之大覺兮願順風而
古之曰道無畛兮物有方小不可以謀大兮短不
可與汲長彼俾人之極皆兮奚足以睇乎喬嶽騫
鯤鵬而遐徙詎僉調於蜩鶯昔放勳之峻烈兮巢
乃訾其弗清維貞觀之旁礪兮杞憊憊而憂傾固
小夫之帽隘兮蹇多懷而好誹彼大道之孔昭兮
乃偶時而委已棲澹泊以爲廬兮游消搖以爲庭
繚貞固之修櫬兮抗仁義之華甍仰決軋以陶化
兮固於何而有所貴哲人之純德兮亦捐美而
去醜蘭翳芳於幽崖兮亮駢滋乎蕭艾玄駒敖於
封丘兮齊旄象而稱大羶匪慕以競時兮膏匪焚
而邀害不近名以立辟兮固聖賢之所佩重曰撫
躬迪訓心所躋兮維德之宅勿阨靡兮外適常足
內豐豐兮修身繕性事君子兮委命不二惟所使
兮

令册而造後乃謀命於天
 內壘壘令身良辭封事
 張既昭心視觀公辭辭之字
 而熾害不後各以立報令國
 挂丑令齊執參而蘇大獻到
 去烟蘭潔笑外幽重令其
 去烟蘭潔笑外幽重令其

詩

西施山房 有序

予讀書西施山房有年矣今春落第復來假館
 情境逾適為長歌以述之

西施乍入吳宮裏承恩日日飄羅綺忽見飛塵入
 舞樓空悲霸業隨流水吳王宮中秋草生姑蘇臺
 上秋風起臺上朝看麋鹿游五湖莫逐鴟夷舟深
 閨那識風濤險長波淼淼徒含愁一去年年不復
 春若耶羞殺采蓮人嬌歌妙舞知何處玉顏花顏

已作塵可憐東城一片石猶存西子千秋蹟幽谷
陰森蒲葺蘿哀風蕭颯搖松柏山中落花人跡少
山頭落日聞啼鳥眼前不見越臺高誰人漫說吳
宮沼碧波千頃春溶溶欽崎石磴蒼苔封東鄰野
人不解事草間指點尋芳蹤風流太守擅丘壑分
金宴客恣歡樂孤亭結構山之阿翠竹參差護虛
閣榻來爽氣浮林塘坐久春陰散城郭壁上題詩
雲滿堂花前把酒月將落五月六月全無暑蒲池
荷花嬌欲語臨池俯檻問斜陽何似當年浣紗女
涼夜香飄桂樹秋洞門深鎖青松幽主人已往賓
客散浮雲流水長悠悠漢庭廷尉休官早拂衣自
愛林泉好蔣逕新從綠野開謝公未許青山老青
山十里帶澄湖縱飲我亦高陽徒今年上書不得
意黃埃赤日悲長途歸來山中但高枕秋風况復
饒蕪鱸四野一望俱平蕪竹間鳴鳥遙相呼謂我
不飲歲月徂夕陽渺渺長烟孤廚中酒熟何勞沽
且復花前傾百壺昔年歌舞安歸乎何須更論越
與吳但得山中十日飲絕勝束帶趨皇都

昌黎集 卷一 六
悲哉行爲丁亥秋七月大風作

天公馮怒海若驚颶風翻海天爲傾豐隆奔馳兩
師走蛟龍疾鬪紛縱橫稽山秦嶺欲搖蕩萬竅狂
呼一何壯崩騰耳底聽驚雷恍忽城頭舞飛浪勢
壓千林盡仆偃倒捲大木青天上已拔我木已發
我屋無害我稼我稼且熟去年百錢米一斛今年
不收食無粥君不見關中赤地幾千里黃埃蔽天
無尺水草木已盡將奈何白晝殺人屠其子入口
未噉摧心肝不然俱餓徒爲爾亦知食盡終相隨

且復須臾少無死野哭吞聲那可聞長吏昂昂似
無耳北人苦旱南苦雨近聞燕趙多如此南天春
夏少日晴五湖水漫三吳平牀下蛙鳴食懸釜田
疇水底無人耕秋風高原絕禾黍扣門已是求輸
徵堂上官人猛如虎健卒大叫面目獍答言饑餓
已數日租稅欲辦將安營皇天降災虐吏助四方
何所堪聊生悲哉秋風無太惡孤館懷憂坐蕭索

猛虎行 有序

歲戊子大饑復多虎患余之山中人有談虎者

爲賦猛虎行志刺也

問爾何事山中行採薇斲蕨以作羹道有猛虎相
逢迎人立向人鋸爲齒料虎之頭與虎語骨肉枯
槁饑欲死爾復搏我吸其髓青林月黑子規叫陰
壑風生山鬼嘯猛虎撼地吼若雷山中之人胡爲
來皮髮委地腸掛樹上帝聞之帝應怒九關迢迢
不可度我欲往訴虎當路安得九石之弧萬鈞弩
爲君射殺南山虎

雪蕉三首

綠陰窗外漸看勻葉底題詩綵筆新恠得秋來未
搖落知君句裏總陽春

其二

風廻長袖自郎當斜倚幽齋怨夕陽莫道柔枝能
帶雪羅衣偏稱玉爲妝

其三

自將春色上窻紗一樹亭亭戀歲華忽報齋前飛
雪後朝來添得蒲枝花

除夕

風塵雙鬢滯天涯遠客傷心度歲華歸到故園春色裏猶憐作客傍他家

偶述先兄虞仲遺跡悲不自勝因憶別後寄詩有青山病色之句漫賦八絕

新詩裁罷寄燕關馬上開緘慘客顏悵望中原餘涕淚忍將病色問青山

其二

離顏病色總堪憐一去尊前路幾千當日已愁京洛遠誰知頓隔九重泉

其三

曾擬凌雲賦遠遊泉臺寂寞迥千秋幼輿不是風塵客早向松間占一丘

其四

生平五嶽向禽期爐內金丹信息遲何事一遊蝴蝶夢翻令人廢鵲鴿詩

其五

謁帝乘雲何日回逍遙子晉自仙才緱山白鶴時時度應是吹笙月下來

其六

白門衰柳別離初
傳道平安却又虛
此際不堪腸欲斷
篝燈寒夜檢遺書

其七

陸家兄弟舊齊名
二十登壇說士衡
誰道華亭今夜鶴
獨聽清唳下三更

其八

強思往事猶堪記
欲寫還休恨轉增
忽憶當初官舍冷
半牕斜月共殘燈

六陵懷古三首

宋陵風露入新秋
松柏蕭蕭萬壑愁
憶昔普天悲鑄鼎
只今何地問藏舟
百年戎馬驅南國
盡日狐狸嘯古丘
二帝寢園尤寂寞
黃沙白草不堪求

其二

前朝遺恨荒村裏
今古傷心越嶠青
亂後乾坤銷王氣
夜深風雨泣山靈
三泉白日衣冠冷
八月寒蟬草木零
當代有誰憐國士
布衣林下老傳經

其三

傳經閉戶沈冥久忽漫悲時意氣深廢隴憑誰收
白骨傾家結客散黃金松楸盡濕孤臣淚日月長
懸異代心節俠似君能有幾冬青花老一沾襟

蘭亭懷古

千載清真王右軍重遊今日感斯文幽蘭寂寞自
流水古木蕭疎空白雲江左風流悲往昔越中辭
藻見諸君酒闌莫問興亡事巷口烏衣總夕曛

詠江燈

秋宵孤枕大江隈燈火輝輝鼓角催明滅乍依沙
听遠浮沉偏向客船來天邊列宿中流動鏡裏荷
花此夕開東去海門應咫尺蛟龍莫作夜珠猜

招開美

孤亭高倚越王臺木落山空萬壑哀歸鳥自隨殘
照隱寒花猶借小春開碧漾水波供把釣翠搖竹
影入銜杯知君不淺登臨意乘興偏宜鼓棹來

山房雜興十首

日短尚晝眠高枕半山暮搔首向孤亭蒼然見烟

樹

其二

深林堪抱病 落日自相映 閒看維摩經 誰問維摩

其三

世事苦相役 隱几纔嗒然 未若山中隱 長耕負郭

田

其四

我有綠綺琴 三年未曾鼓 所悲知音希 流水自千

古

其五

把臂知向誰 阮公去已久 明月林間來 相邀共杯

酒

其六

儵魚時出游 幽禽自來往 魚鳥還相親 便有濠上

想

其七

山中何所有 修竹臨高臺 天風時一至 吹送清聲

來

木 其八

山中何所有蒼苔繡層崖幽齋絕掃灑隨意侵庭

階 其十

賦 其九

山中何所有池荷俯林扉秋來正蕭索不堪裁作

衣 其六

賦 其十

山中何所有中有沉冥客浮雲澹寒空相看自朝

夕 其五

題畫壁四首

迴舟入暝烟夾岼幾楊柳不見桃花開却似桃源

口 焚香

其二

俯檻意自適涼風動絺衣溪邊棹歌起知是採蓮

歸 春夜

其三

中夜鴈呼急月淨寒光浮幽人一徙倚秋思滿高

樓 其四

其四

千山忽以霽騎驢何處叟山中正苦寒前村去酌

酒

其三

韻

春郊

柔櫓盪綠波尋春出郊去家家楊柳垂春色知何

處

其二

口

焚香

山人隱几時爐烟蕪沉水試看香爐峰亦有白雲

起

賦書聖四首

煮茶

何哉玉川子謾誇七碗樂空齋響松聲清風已堪

作

其五

其

長春園十景十首

清齋自隱淪一逕遠藏春不是耽孤往東山好結

鄰

其四

其

其二

宛陵一溪水西流僅如帶石間時作聲泠泠奏清

籟

其三

其三

儂家絕車馬天馬來何賒忽爾雲霞起猶看作五花
其二

其四

匡坐北窻下游意在冥漠窻前見漠顛無言自相
托
景春園十景十首

其五

出門臨澄流時有漁人至偶語沙月寒不知語何
事
其六

其六

結廬依青山不淺登山興借問松間樵恐識中峰
逕
景春園十景十首

其七

年年宛溪老耕破宛溪雲抱甕無機事扶犁對夕
曛
其八

其八

牧人歸何遲長笛數聲暮不愁烟村迷牛羊識歸
路
其九

其九

明月在溪上月影漾溪底溪月兩澄映儂心亦如此

其十

修篁夾幽逕避世此中深嵇阮時經過相將共入林

暑月抱病戲成六絕

汲水閒煎新茗拂石獨坐蒼苔鳥外片雲自去竹間明月常來

其二

長日一鑪沈水短歌幾曲高山雨過涼生蘿逕客來雲掩柴關

其三

蕉葉過墻自綠荷花繞池更紅彭澤尊中菊酒華陽枕底松風

其四

地僻已令心遠病餘且得身閒半嶺時聞長嘯主人只在深山

其五山

竹杖綸巾布袍門前一逕蓬蒿獨坐狂呼擊筑世間容易荆高

其六風

萬个泠泠竹竿披襟長夏生寒晚水垂楊解艫虛齋斜月欄杆

戲為贈內詩二首中多隱語不足深解也

杜德閨中秀於陵仲子妻相看識禪意偕隱入愚溪妝鏡窺心靜疎眉映月低別離吾有淚爾豈歎

雞栖

其二

真性良可見同心慰好逑何年憐射雉終日對浮鷗渾沌中央帝無懷上古游還堪共蕭史明月鳳凰樓

開美以山房四絕投贈作此報之

隱迹山中好幽情物外看江湖拚縱酒烟雨一憑闌已欲盟鷗鳥猶堪老鴟剗誰人傳白雪五夜客齋寒

插菊

寒香郊外滿插向竹邊斜看罷能無酒移來尚有
花餐應憐楚客貧合傍陶家采采東籬曉猶堪把
露華

石岩山

石削何年就千尋絕嶂開到來迷洞壑忽爾敞樓
臺磴古莓苔積窻虛瀑水來勝情偏此地結想
徘徊

山曉示開美

曉起鳥聲繁清霜正掩門飛揚看二子棲泊任孤
村初日山容淡寒天水氣昏高齋竹爐火相對欲
忘言

送商叔護朱叔懋應試之秣陵二首

鍾山幾千仞突兀插江臯之子多文藻聲名似許
高千金天馬種五色鳳凰毛勛業君家舊翩翩意
自豪

其二

四野尚饑色子行欲何如能無憂國計不愧薦賢

書賈誼才堪老終軍意未踈名成謁天子一爲對
公車

其三

仗劍他鄉意彈劍故友情秋風待行客落日事孤
征尊酒遠相命寸心言未傾思君似流水寄向石
頭城

山房走筆招開美

獨立高齋數鴈羣杖藜無處不斜曛君能乘興頻
來往同向峰頭掃白雲

白鹿行爲姑蘇張生壽

君不見安期生跨雙白鹿雲中行已將吸景換金
骨時復乘風朝玉京玉京漫漫幾萬里雙駮飛度
蓬萊水歸來長日住山中白鹿閒眠白雲裏白鹿
何翩躚霜毫幻出還千年饑餐石上紫芝草渴飲
松下長流泉山中老人骨相古素髮被面垂兩肩
對此白鹿階除底素髮霜毫總相似洞門深處鎖
烟霞一望雲間暮山紫白鹿雙雙不可見依稀色
似吳門練吳門豪達張季鷹少年意氣真憑陵眼

前一杯且爲樂浮名千古何須矜只今八十猶未
老兩眸炯炯顏色好骨強體虛似聞道勸君酒爲
君壽酒間誦取白鹿篇願君騎鹿凌蒼烟

揚州懷開美

秣陵東上又扁舟兩地茫茫烟水愁此夜雪深江
樹暝可能無夢到揚州

淮陰侯祠二首

惆悵臨祠宇空悲千載竟登壇酬國士進食感王
孫契合心堪委功多罪不原平生蕭相國成敗可

重論

其二

社稷歸長劔君王問篋書那堪百戰後得罪片言
餘楚甸清淮遶靈祠落月虛悠悠今古恨瞻拜意
踟躕

夜泊桃源

迢遞憐行役其如客思何孤雲將短棹十月渡黃
河水泊兼鷗宿霜清聽鴈過更堪寒夜盡欹枕曙
鐘多

呂梁

長河千古在絕險此猶傳遠勢連飛沫懸流壓大
川魚龍應避地舟楫訝從天今昔安危異揚帆慢
進船

燕子樓

高樓古城畔望斷長安道樓前舊行跡何事生蔓
草節使朝天不復回舞衣歌管掩寒灰多情愁見
樓中燕依舊年年社日來

過沛縣高帝廟

路經舊沛山川古龍起中原戰鬪多一代雄圖開
赤帝千秋遺廟傍黃河雲歸尚識真人氣風起猶
傳猛士歌鳧鳧來游長此地漢宮秋色近如何

次沙河

望望日將夕行行路轉賒亂流寒渡馬深樹靜栖
鴉隔岫催漁艇尋村赴酒家客身何所寄愁思正
無涯

新城曉發

有序

戊子仲冬望前一日自新城發時東方動色矣

忽大晦以爲月初落耳俄而遠近皎然頭鬢衣
帶車馬無不變白者夾道古柳萬株垂垂映發
若玉樹林枝上厚者至盈寸迺知是霧氣所結
土人云時有之余初見奇甚馬上大叫遂爲長
歌以志歲月

仲冬望前日將出照見行客光熹微忽有重陰接
長夜俄驚積素分朝暉漠漠遠天雪無跡漫漫白
日雪猶飛草間沙際看漸厚撲面盈頭無不有吾
家兄弟皆白眉三十少年成皓首道傍一帶猶絕

奇亂綴明珠白玉枝寒林倏然徧蝴蝶疑是江南
三月時欲墮不墮縈樹底蒲路柳花風不起籠寒
鎖霧濛濛發蒲院梨花帶微月山人愛奇不覺寒
仰面大叫拍馬鞍縱然霧盡青山出猶作長途雪
裏看

旅次憶越中舊居二首

宴坐雲歸後開尊月上初春衫裁越布晚食飽溪
魚白鶴僊人箭玄夷使者書故鄉真可樂不是愛
逃虛

其二

落日若耶路晴波映遠空經過獨漁父來往信樵
風避世菰蒲裏忘機魚鳥中何因競微祿蹤跡困
途窮

途中四詠

曉星

五夜色何燦東方如有期獨臨殘月上每傍曙鐘
遲送曉催寒日流光只暫時旅途貪早發策馬一
相隨

朝雲

一賦高唐後猶看似夢間含霞添曉色出海見青
山與跡俱無定同心長自閒思親雙眼在南望阻
鄉關

征鴈

幾陣見還沒一聲堪斷腸迢迢思邊塞渺渺下斜
陽北地風霜苦南征道路長傳書到何日鄉國正
蒼茫

栖鳥

倦翼依林樹迷烟集成樓羣樓堪自托暝色向人
愁月落驚難定寒多啼未休南枝殊可戀飄泊欲
誰投

途中雜詩四首

逆旅解逢迎傳餐事遠征二年懷壁在萬里負書
行柳憶經時別花傷異國情辛勤作遊子潦倒見
儒生

其二

驅馬遊京國思家動越吟短檠時有夢孤劍自知

心驛樹寒烟晚官橋流水深羈棲有朋好聊足慰
離襟

其三

一騎風塵裏千山縣郭東畏途逢落日別思對飛
鴻仗策心逾遠談詩氣稍雄驅馳丈夫事不必恨
飄蓬

其四

籍籍多才俊招延聖主心獻書非十上購士重千
金謀國杞人意感時梁父吟閒居雖所好豈敢滯

中林

又途中雜詩五首

風塵忽換蒼髯寒色偏凌紫貂上馬踏一村月迎
霜度獨板橋

其二

遠客容顏千里歸書涕淚一緘莫問離家久近請
看來日征衫

其三

取次殘星盡落迤巡寒日初昇欲識曉來霜露短

髯忽墮清冰

其四

忽憶家鄉舊隱竹窻日午高眠看山斲移蠟屐乘
月一上漁船

其五

風急暮天殘雪鳥啼遠戍平原濁酒先投草市嚴
寒不到清尊

道上微雪二首

馬首弄霏微寒多只斲飛疎花遙綴樹落絮未霑

衣月下色猶淺風前吹更稀唯應湖水上粧點釣
魚磯

其二

客子逐車輪相憐一水濱凍雲圍野色細雪雜征
塵歷亂看愁思飄搖似此身前村聊息馬寒入酒
杯頻

遇雪憶越中舊游二首

惆悵山陰道經冬有雪留霽看千嶂曉寒帶一江
流野客眠深巷漁人聚遠洲每當清興發中夜問

扁舟

其二

故國諸同好長途雪裡來為憐朝霽後兼有早梅
開小出携茶鼎旋烹試丸怀只今懷舊侶遠道思
悠哉

古柳詩

古道兩傍夾官柳萬樹千行種來久風披雨溜皮
節脫漬蘚封苔鱗甲厚奇姿翻訝出摧剝生意偏
能發枯朽豐腰擁腫足疣贅竅穴玲瓏呈鼻口昂

藏外榦老更雄歷落中空奚不受幽龕一窩有結
構虛室四通多戶牖嶧陽半死未足奇社櫟全生
亦何有百年古物具神恠元氣雕鏤豈云偶霹靂
繞空電光掣鬼斧霆鞭共馳走蛟龍躍去蛻皮掛
爪角鬚髯互先後至今狐兔不敢傍窟宅似有精
靈守野火飛燐倏往來驚飈怒礫長哮吼結根自
憐已得地斤斧永脫樵人手不將輪困美容飾只
藉支離保年壽蒼松老檜早期約歲寒肯爲冰霜
負

到京懷開美

蓬萊仙闕五雲新宮柳垂垂萬樹春今日便拚燕
市酒不知誰是和歌人

扈遊圖題辭

有序

十五年戊子秋九月工部臣謹上言伏惟 陛
下膺萬年曆以典章令臣等營作壽宮役且竣
惟 陛下幸親臨閱之敢頓首請十三日 上
偕中宮駕如大峪山羣臣扈蹕如制既至 詔
止諸司不得盡從入凡以職事貴近從而入者

少師大學士以下十三人於是探玄宮循明樓
登寶城時天日晶朗晴色與山紅紫氣相薄映
發蔥鬱甚 上睠覽指畫左右問色愉愉然既
降至幕從官再拜賀有 詔勞苦賜尚膳監所
進酒食於時太僕常公方爲工科都給事中實
與焉嘗謂其門人陶望齡曰自吾以章牘事
上得稱近臣六七年然而密邇 天子光寵被
恩數異甚在茲日不可無紀而適有爲公圖之
者望齡爲記其端系以詩焉

皇之出遵陵邑紛總總萬靈集鏗華鍾梢雲旂道
修直皇人馳皇之馬崇巖下戒屬車止從者於六
聖驟軒游今倍之維厥儔歷玄宮暨明樓紫蹕躍
光沉浮瞻天行循地脉覽化初皇情懌唾齊侯誚
秦役皇之車降自幕羣臣醉康以樂頌無彊揚景
鑠皇之壽天同久公皤皤在王右歌此圖傳無朽

帝京篇

館課

也軸幽燕壯星辰北極尊向明開帝服面勢敞天
門天門帝服何雄麗到處烟花夾朱第崔嵬古臺

黃金築迢迢離宮白玉砌儲胥百萬護嚴更十二
交衢繞鳳城見啓北門封將校新開左掖召儒生
連艘千里吳陵粟環甲三營突騎兵旗亭分隊起
輦路入雲平榻車隱隱闔街轉流汗窮冬氣猶喘
說劍相邀過慶卿談天何處逢鄒行走馬東門繡
陌新角弓珠彈鬪芳春曾持紫綺裁行帳共屑旃
檀作遠塵董石豪奢何不有材官導前蹶張後籩
錡分將御仗陳椒房自合君恩厚 家小兒元賣
珠霍氏大奴公使酒榮華銷落須臾事盛滿尋常
多怨忌但見交遊去翟公公空傳承相過車騎由來
破甑難重炊由來素髮難復緇千金處囊意氣盛
一朝脫手爲人欺君看世事共如此獨傍悲歌高
漸離

觀運甓圖有感

館課

絆驥在槽櫪超足竟未停安能與狐狸局局偷一
身壯士營四海褰衣赴時屯白日檐前馳所悲功
與名吾聞運甓翁爭此一寸陰端居撫髀肉愴歎
何時平

恭讀 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館課

玉岑維丹府詞林亦蓬萊躡步集華堂仰觀天文
垂照曜金銀榜歛奕丹青辭日月懸雕楹風雲起
檐隈肅瞻晃心目再讀欽明規於赫 章后朝求
賢盛文材羣雅佐洪流三楊揚其徽詰辰趨紫闥
中霄直彤闈延對詎有時憊欵豈云疲訪道屬清
論懷邦軫遙思揆藻成典謨載賡迺臯夔秘館存
勝事衿韋映餘輝願言崇四禁策蹇企前綏

省耕圖 館課

條風吹土脉農祥曜春正耕作豈不勞田家自有
程哲后布天紀維艱軫人情高居恣遐覽肅駕起
辰征廣隰旣芊緜雙渠正縱橫平林入簫管烟樹
引前旌飛蓋何躑躑鳴鑿稅郊垆樵牧時聚觀臺
笠乃逢迎我后有仁言黽勉父與兄卒歲良在茲
努力畢所營窶夫誠細微懷辭獲昭明前春賣黃
犢荆杞中田生清朝把鋤犁手足故難勝一言感
天聽引躬發深誠穆如祥飈施益若湛露零稽往
公遺摹披圖煥丹青黃虞洵耿矣無迺岐周氓

盆菊吟

館課

秋林多高風秋士多高音停杯且莫歎搖落請君
聽我盆菊吟舍英吐艷那堪久爾獨開芳衆芳後
有時偶結先生隣何意頻過白衣酒托根只擬在
林丘照影寒潭澹澹流幾處籬邊和露曉幾叢竹
底抱霜幽霜露連天下平野小摘疎花自盈把荷
君清賞爲君移朝來却種華軒下綺席金缸白玉
鎗相看忽有東籬情枝枝故與簾櫳媚細細香添
酒味清蘄門寒色由來蚤朔吹先凋玉堦草高堂

十月無風霜一盆長對風霜老

玉壺冰

館課

玉琢冰分彩冰凝玉並妍娟娟映瑤席炯炯見壺
天表淨輕寒徹含虛素影圓已憐清比潤誰辨白
非堅曉日消難盡宵光照獨懸冲襟如可尚應道
衛公賢

秋聲

館課

玉露泣前除涼蟾明素襟誰能北窻下聞此秋空
音落葉殊未已客懷良不禁淒涼帶斷鴈惆悵襟

清砧入塞風仍遠懸鎧夜更深朝看天苑裏蕭颯
半疎林

聖節朝賀

館課

毳毼羽旆繞蓬萊幾派仙韶拂仗來 帝座高臨
南極迥香烟不動五雲開月輪尚抱千秋鏡露掌
初添萬壽杯最是侍臣多寵渥鳴珂新拜紫宸回

送經略大臣行邊

館課

元臣擁傳寵巡行旌旆蕭蕭鐵馬鳴舊事十年開
玉帳新從萬里作金城黃河到日應空幕紫塞於

今大治兵莫道和親 明主意肯容胡虜更求盟

齋居對雪

館課

真成居玉署到處點疎林緹琯葭初發寒城花已
深流光驚照眼虛白映齋心會獻甘泉賦誰賡郢
客吟

三餘篇

館課

夙齡嗜篇翰屈首受詩書褰裳九流津送目萬古
初四序互推斥哲人攬其餘壯心感促運興言在
端居端居歲云暮連陰盛冬節寒宵耿難曙銀漏

凍初咽孤幔掩夕飈懸鏡照餘雪暫是稅世人鞅冥
心契往轍往轍未遐邈披覽見音徽衆籟參差鳴
理遣羣言齊夕秀長鮮妍陳編吐新詞五車豈多
方希言詎玄微汎濫竟何取吾今謝筮舅

七夕效梁體 館課

金商及茲夕玉除欵佳節為惜雙星分坐遲明河
没年迥無來旌霄沈有歸轍初歡遽為戚促會重
成訣淺渚多波濤修梁易圯絕團團晚露淒悄悄
陰風咽彼美嘯儔匹芳馨盛陳列弱縷逗織鍼清
眸亂微月引領睇靈駕冥心巧餘哲七襄詎云巧
一水竟乖別揮手謝世人聊用安爾拙

寶劍篇 館課

長安貫酒酒正醲拔劍躍起心狎狎蛇文龜甲忽
飛動魑魅滅没妖氛空須臾聳身舞超越不見一
身惟尺錢雲光黯淡天欲低颯颯長風滿團雪傳
聞此劍古時鑄赤堇初開越溪竭神物時與龍蛇
爭腥氣猶殘袂偷血輓轡轟轟蓮華起况復提携
游俠士太平不見有邊塵夜夜壯頭鳴未已為君

一剗陰山址山中狐兔盡枯死致兩單于報天子
匿景銷形匣中處

憂旱吟 館課

氣懣懣今天飛沙羲和馳今鞭日未瞻原隰兮皇
心嗟秩望祀兮丐甘澤薦犧牲兮選圭璧靈將許
今油雲集為吾訟風伯兮胡不仁雲散漫兮愁吾
民連降沴兮東南貧食無樵兮羨無芋朝不夕兮
出不可以去舖糝糠兮待茲歲今不雨兮禍焉至
赤子疚兮號呼恩澤降兮東吳江海涸兮魚龍枯
斗水挈挈兮吾誰蘇今不雨兮何為乎皇孔仁兮
濡焦枯左右盼兮良輔歲大旱兮用汝作霖雨

喜雨 館課

歆景積農節陰雲未曾紆中田似龜坼二麥亦已
枯青根吹斷稷苗槁春盡平臯少青草自有 皇
仁軫子遺豈無天意隨精禱西山吐雲雲高驟奔
雷走電白日藏旋驅長風助黯淡頓歇毒暑者生清
涼金雀欲飛玉螭吼碧瓦滑淨青苔厚紫氣方開
墮遠峰輕烟乍合圍宮柳方開乍合多奇色散入

郊原轉蒙密已看百卉動非非漸聽雙溝流滴滴
枯槁蘇息萌芽張高者宜菽低稻梁秋原晚稼紛
可望扶犁戴笠多趨踰擊鼓報賽樂以康誰其致
之維我皇於萬斯年維我皇

塞上

館課

漢家全盛日天子重邊功將軍復新貴授律遠從
戎直掃北平北橫驅遼水東胡沙漫漫天無極塞
上嚴霜衰草白荒屯落日筋竿勁半夜寒聲刁斗
急月滿空營襍虜逃葭鳴陣轉大軍號偏師萬里
猶嫌近百戰經年未是勞丈夫致身須用武擒兩
單于滅強虜骨都當戶何足數功成歸來報明主
萬戶侯印賤如土

塞下曲四首

館課

胡氛蕩盡羽書稀戍鼓無聲獵馬歸并州俠少經
征戰但話休兵淚滿衣

其二

寒沙月黑生殘燒隴水秋高足斷雲誰上孤臺夜
吹笛傍河胡帳幾千羣

其三

都護輕衫結客遊
闕氏馬上錦雲裘
書軍一道甘泉入
邊塞年來始覺秋

其四

共道天朝雨露寬
親將丹詔寵呼韓
軍中賸有封侯骨
獨宿清霜拂劍看

瓊島春雲 館課

蓬萊島嶼春盡暉
春天搖曳晴雲飛
輕陰忽帶日光薄
嶺樹欲迷風力微
遙憐孤影泛仙蓋
已作五色明彤闈

東郊臺笠苑墻外
觸石乍去成霖歸

蚤春 館課

題詩載酒曉相過
上苑年芳入醉歌
到面正逢花信早
隔簾無奈鳥聲多
烟和翠陌垂青柳
水轉銀塘長碧波
況是太平饒樂事
春風莫惜易蹉跎

太廟薦新麥 館課

秩祀森嚴建禮儀
涼深西苑麥秋時
闕宮曉闕陪羣后
玉座香清薦兩岐
樂奏薰風鳴劍佩
日晴沙燕拂旌旂
明時賸有維馨德
會見齋居展孝思

賦得雨中春樹

館課

片雨蒼茫薊北天
帝城樹色總芳妍
風吹細雨添新翠
望入平林濕晚烟
花閣晝陰餘照裏
人家春靜綠楊前
物華到處應堪賞
聖澤今看草木偏

端午

賜畫扇綵縷艾虎艾葉紀恩

館課

陽節開重午封題下九天
扇應摹滿月絲與續長
年晝裏乘鸞巧釵邊繡虎妍
沐芳時已及懸艾俗
猶傳裁剪深宮出恩輝
侍從偏舊聞明鏡在獻壽
聖人前

賦得五星如聯珠

館課

歷歷白榆合輝輝黃道迴
斗間分劍彩漢裏結珠
胎聚井真人起觀河五老來
貝懸天闕麗旒綴帝垣
開穎地同占德奎躔已應
才紀元徵巧歷千歲亦悠哉

味上苑桃花二首

館課

度索山頭駐綵霞
蓬萊宮闕卽仙家
共傳西苑千秋實
已着東風一樹花

其二

宮柳垂垂黃鳥歌
桃花朵朵照青娥
花間無限成蹊處
應是宸遊翠輦過

味史四首

館課

漢主祈靈起露臺
當年侍從謫仙才
蟠桃竊却來人世
割得金門賜肉回

其二

市隱爭高處
士星君平元不厭
沉冥五侯門
館多賓從自映疎
簾註道經

其三

世路誰憐阮步兵
登高懷古不勝悵
深林盡日供長嘯
應是羞成豎子名

其四

孤雲冉冉意如何
五柳先生解醉歌
一片壯心千載上
短篇牢落味荆軻

送范檢討冊封便道歸蜀

聞說秦城百二關
提封鶉首舊河山
親裁帝子青桐葉
暫解仙曹玉筍班
隴首看雲邊月近
江干負弩使星還
知君定有淮王術
綠酒筵頭舞袖斑

輓田鍾台先生四首

有序

鍾台先生既卧病乞身去行有日矣望齡等問
疾至榻前先生命各製詩贈行曰及吾眼在冀
猶讀之詩未成而逝焉惋痛悲怛何可復逮以
成命故綴之後方附古蒿里薤露之義情見乎

詞

碩德中朝今已矣高風前古似曾聞懸厓皓雪松
千尺碧海秋空鶴不羣盡日門庭清似水蚤年詞
賦欲凌雲慟餘總帳空堂冷獨向齋頭檢舊文

其二

一疏辭官憶舊磯只今南去事應非兒童執手不
成哭賓客到門看已稀雨後片帆天際黑江關芳
草夢中歸靈均弟子誰堪賦纔讀招魂淚滿衣

其三

惆悵難忘舊日知素車丹旆去遲遲從前只謂悲
生別榻畔猶聞兌贈詩薤露幾人空製曲春風一
慟阻深期酬恩不負延陵劍欲掛寒峰何處枝

其四

雲樹千重薊北天鄉心誰爲二親傳那堪垂老迎
歸櫬轉向遺孤慰暮年舊德自應存太史皇恩
今已到新阡徘徊却羨雙飛鶴得弔先生宿草邊
酬陳玉叔廷尉見寄之作二首代
青雲幾載共飛翬綠酒寒檠可重論南國舊憐詩
草秀漢廷今見法星尊自緣談笑知驚座未向交
游歎署門知爾尚高湖海氣畫熊問俗向中原

其二

意氣如君信慨慷棲遲吾自媿班行但循白髮心

堪短爲問滄江計已長五嶽襟期應未改三山風
雨正相望秋卿署裏多秋興莫歎飄零滯一方

送蔣吉士侍養二首

薊門連雨雪相送轉依然客思吾何減君恩爾
較偏錦衣看獨舞白首敞華筵儻過西陵口鄉書
早晚傳

其二

薄祿猶堪養應憐萬里情歸程及春草壽酒薦金
莖閉戶書常滿閒居賦蚤成縱然三徑裏不是學

元卿

送潘教授之明州二首

傳經來越地捧檄去都門
斗祿功名薄諸生禮數尊
潮生江色動日落海雲屯
會見南溟裏扶搖起化鯤

其二

若到山陰道憑君問故鄉
秋帆移石影曉鏡散湖光
蜃氣浮行館龍宮接講堂
溪山多古蹟一探石函藏

送祝心吾之官汴京祝有禁方許以藥酒見

惠遂有下句

仙吏風流草檄才征軺遙指洛城隈
清時參佐高戎幕暇日賓朋上吹臺
嵩嶺雲浮閒鍊藥黃河月上好啣杯
應憐病客金門裏乞得還丹幾粒來

送樂吾丈尉潛山

黃綬青驪吳楚間官程垂柳烏關關
溪流似帶九江水塔影猶傳三祖山
麥隴涼深雉乳花臺春靜對琴閒
明時莫歎功名薄仙尉風流豈易攀

送單監正之遼東

馬曹寧散地夫君實名流都門四月雜花滿春色
隨君到營州漢武皇帝重龍種貳師將軍新貴寵
大宛屠城驥子竭天閑萬匹烟雲擁材官拋韁掣
電馳健兒快馬真相宜陰山草長絕胡虜一騎不
敢東南窺自是承平少邊事儒生慣說和戎利黃
花鎮頭市吏來大會賜錦闕氏醉胡馬絡繹胡兒
牽毛縮筋枯四足穿豈無輕紈與繡段棄如束草
寧論錢聞道遼陽戰勝歸青驪白兔共駢駢桃花
照夜連營色苜蓿高秋萬騎肥莫嘆天涯薄宦難
衙齋寂歷走奚官城頭賸有醫閭色任爾朝朝拄
笏看

題川嶽生神冊 并序

川嶽生神冊者望齡同館生焦竑等壽其師頴
陽先生原本所生發祥於山川繪而歌之者也
望齡敬書其端曰昔歛之大儒元晦氏既徙居
閩睠懷故里致意於紫陽之堂蓋新安山水名
勝處也古之賢者思歸而未能猶寄稱焉先生

具老於是釋大柄歸擅其巖壑視元晦所得何如哉顧獨疑公所自稱遠附於箕穎豈新安山川峭厲清刻者猶未足當公意耶何意尚之遼乎夫洪名盛業大敞乎天壤山水於天壤間直微塵弱縷耳其細與巨知其不相及也而庸知天壤之不爲塵縷與銖銖焉較名譽之多寡爭功業之弘纖於一塵一縷之間不爲塵縷之尤者乎潁水之陽虛恬夷曠而唐虞不與易斯固先生所爲自托以遊世者耳或者以由隱士先生身元宰之隆寄而託讓王之餘稱謂爲非類而是烏知大道哉得其道則承明著作之庭中書政事之府練之水新安之江大鄆之都雲巖之巔無非潁者堯由之同異未暇辨也夫物皆有旣也崇者必夷淵者必陵惟有道者未嘗成未嘗毀二三千區區以川阜祝公無廼守至短之域以言無窮之原乎雖然企由者托於潁矣後世有企先生者猶將於新安焉而況其門人乎蒹葭伊人生芻空谷思其人猶及其物況江

大宋志卷一
宋一
四十二

山之奇麗哉是冊也繪事五幀詩二十五章作者十有九人而望齡分賦得齊雲山其詞曰

齊雲高高齊雲香鑪轟天天烟温鑪烟作雲細如縷中有雷霆挾風雨須臾倒翻滄海濤九土盡沃三農驕連陰忽捲精堆絮天宇虛寥片雲住功成用歛意更閒翩然乘風還歸山茲山自古多靈貺貝闕琳宮儼相向兩色長飛玉洞泉自華正掛天門榜門外石楠千歲樹疑有仙人煉丹處至今碧澗菖蒲根猶見紅泉雜花注先生拂衣雲與還蒼

髯素領青松間金丹駐年色炯炯鐵杖入手聲珊珊松醪釀兮松花飽兮聖代寧容乞身早把釣難忘渭水占停驂欲訪空同道雲去雲來豈有心山靈應訝住山深請看五老峰頭石膚寸仍含四海霖

夏日過韋園三首

赤日來郊垆每與勞人期清風避城市常為靜者私瘦馬出郭門草香旋生蹄幽尋無廣途驀此田間蹊團團十里陰中藏古招提前林在何許已覺

次卷一
卷一
四十三

日知錄
卷一
四十四
林蟬嘶顧影私自言息爾良在茲禪居亦已雄萬
木如登陴積晦耿晨鐙餘青吐朱扉深柯藏靜風
露葉留晚滋芳條欣可攀豈必來花時

其二

中林衆鳥國啁哳靡不聞亦如適都市頗盡殊方
言交鳴復交翔勢合理亦尊高談喬樹顛意已無
人群客來鳥何知去亦匪所訢孤遊時見欺故復
相囂喧平生寂默意欲與禽鳥論人生各棲宿此
義聊可敦

其三

清池不濡軌千里在一曲蒲葦散輕颺時見幽鷺
浴垂楊髮如葆遶寺紛可束數樹影文漪欣然若
新沐伊予江海客偶化鷗鳥族臨流無盥漱端坐
意已足

題郭生畫

有序

郭生嘗從予游少年美資嗜書學畫亦善經義
惜無祿早世其塾師陳先生示以遺繪爲慨然
成句題於上方

中郎去後傳書訣摩詰身前是畫師可惜丹青無
限意無人更見解衣時

題李寧遠卷三首

紅錦帕首狐白裘轅門置酒烹肥牛吹笳夜醉婆
娑府校獵秋閒自在州

其二

聞道龍庭夜合圍啣枚隊隊鐵驄飛平沙萬里六
羸去縛取闕氏驟馬歸

其三

諸郎少年肝膽奇鳴鞭插箭射且馳馬上曾擒白
翅將陣前當避黃鬚兒

讀白樂天詩

嘗聞樂天言依依姓陶人況我姓氏同流風殊未
湮譜系雖荒唐強附情所親弱齡秉孤介知足嘗
少營朝暮無餘資視公猶未貧一命詎爲貴比公
誠蚤榮身旣無羈束腰亦忘屈伸胡爲罷官來兩
見田園春雖無達士懷心亦寡緇磷栖遲楊柳宅
來往蓮花僧湖水繞屋流南山亦當楹何必若耶

溪有異斜川濱我非公後裔公定我前身篇咏性
多拙杯杓力不任唯應詩與酒兩者媿先生

耳鳴

我身久危脆生與疾病并三十方少壯一耳常年
鳴吞藥謁醫師已之而未能靜聽忽自哂宜愛何
緣憎寒谿月泉瀉古磻松風聲秋蟬旣縷縷玉磬
時泠泠近聞江濤喧幽得廣樂清蕭遠天有籟虛
無谷誠神昔聞晁夫子中歲求長生冥然發奇響
自謂通仙靈著書良已誇一一爲強名彼以靜境

遇我從多病侵自身如空虛浮幻之所成外塵尚
云妄此響寧是真或誇或以歎妄計起迷情病久
心境閒庵居漸如僧一悟聞思理良哉觀世音

贈劉布衣

聞君年少愛禪寂身着袈娑手持錫聞君中歲返
鄉里束髮裁冠畜妻子如君形迹那得窺俗眼相
看浪嗔喜世人莫喜且莫嗔曩時是俗今是僧蹉
跎尚有迷方士乞與光明無盡燈

戲題

四庫全書
卷一
四十七
太常妻黃門妾我欲向君君不愜傳大士龐行婆
令君從我君如何道人亦有閒儔侶智度慈悲同
法喜却笑多情是老逋梅鶴相邀作妻

題窓四首

眼倦垂簾非習定頭慵着枕便成眠一念未停殘
夢醒休將懶惰喚安禪

其二

病中佞佛君休笑佛是人天大藥王欲覓方書
象却如上肆挂義皇

其三

杜預勲名班掾文勒石磨崖意何已道人得句信
手題一任南風打牕紙

其四

兀兀騰騰半室間開牕只對隔湖山從今始覺無
心好總有思量也是閒

送雪浪和尚遊雁蕩

雅志在林壑餘痾幸能養家臨湖水邊興在雲山
上非惟志終華將期汜蓬閨芙蓉乃籬落赤城亦

惟障病骨帶遠懷高轅繼塵鞅山鳥與村花崇朝
九回望吾師究玄要說法今龍象胃中着丘壑不
與山河妄居從深公買意與支郎暢獨携瘦樹瓢
一條柳栗枝錫穿吳會雲杯度錢塘浪聊過灌園
人村齋飽藜餉西風吹毳衲烟霞氣彌王言訪真
僧廬莫莫經行蕩霜前林葉紫秋半寒流壯揭水
涉奔峭穿雲矚空曠洞穴轉幽邃時時語瓶盞蒼
鼠如狐狸饑啼拱相向瞻奇領其會坐覺千山長
卧遊伸兩脚紙上每神逞從師欲諦問此語得無
誑白雲與雲外靈蹤尚無恙春與桃花期囊留屐
幾兩苔間數遺墨徽音嗣高唱

題集慶寺僧卷

有序

冬日同謝開美董揆仲李文學王周二上舍宿
集慶寺僧舍座上二僧俱善飲而揆仲方持齋
寫法華經余戲之曰有飲酒沙門則有持齋居
士因大咲次日寺僧持卷強索余詩因次其語
爲解嘲云爾

名飲推闍黎持齋復誰氏手寫蓮花經兀兀者居

士身住蓮花社攢眉者釋子梵書挂孔壁翻將貝
 葉紙淨土與醉鄉相去不盈咫應多混俗禪亦遇
 逃禪 有士處其間無是無非是終年念經論半
 字不到齒終日在塵囂中懷了無事腹同無礙金
 身是空虛尔雞猪逢著喫蔬食飽而已闍黎悟得
 否是即無生理非則償債去我墮泥犁罪

此卷中七好

吾谷一見

歐菴集卷之一終

歐菴集卷之二

真如齋校梓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序

癸卯應天鄉試錄序

今上之三十有一年應天府臣以大比士請臣望

齡偕右中允臣如砥奉命馳往董試事既入闈

操江右僉都御史臣耿定力提學御史臣趙之翰

取聘分校推官臣景暉等知縣臣縉芳等教授教

諭臣民範等咸受事簾內御史徼察於外維謹蓋

臣不敏大懼無以奉上任使庶幾藉衆力以免於
戾焉於是進諸曹六館洎學臣所選郡縣生六千
人有奇三試之登士錄文如舊額籍成臣望齡宜
叙首簡臣自持槩以來至濫官次每比歲所聞廣
屬條令甚飭然仍陋踵誤無損其故而加侈焉法
之所禁下之所趨當事者往往慮信令與憐材不
能兩遂而士亦謬信以爲主司之好果異於令也
夫謂材也而曲收之謂材也而曲廢之以爲號也
舉不足以服天下而灑濯其心若臣所謂材則能

奉詔令者也守經制者也舍是非臣所謂材也夫
好高嗜勝士之恒態也夷爲之塗而不必入寬爲
之格而不必趨惟齊之以至一而守之以至嚴若
懸的以射取決徑寸而萬鏃赴焉然後樂盡其心
而務展其力善程士者不能梃其好高嗜勝之心
而能軌之於正一而精之故上無失瀆而下無失
人古羅士之科嘗衆而士亦多方矣至百家黜而
六籍尊詩賦停而明經重箋疏廢而傳註專其岐
愈窒軌愈端而塗亦加約聚四方秀異積數百年

文治之盛醞釀成就者並驚於其中一道同風於斯爲盛而巧拙之數能不能之故亦畢呈而無遁矣臣嘗竊觀我明制舉之業莫盛於吳博士所誦說若所謂王唐瞿薛者皆吳人也其文若爰書之傳法律而不可出入若歌者節拍不可舒促四方師之號爲正始蓋尺幅之中一題之義求之而彌有濬之而彌新因歎聖賢之言無窮若是而其法之精微曲折亦有卒世不能究者夫豈無軼材斤斤焉尺寸趨步罔敢踰越蓋巧等持格而奇徵

於走隘也鵠的之難於人也以無餘地中則巧多中則奇臣所謂奇巧者如是而已舍是則妄發也拙射也直謂之無能耳今抗神聖之道以爲之招重之以天子之詔令而無能從焉汜濫靡濫托餘地以自蓋烏在其爲材臣不敏竊以爲衡士莫善於格上必懸格而始辨材下必赴格而始呈材衆耦之勝負必並就於格而後可以角材踰格而旁游者易而拙操格而中入者難而巧如此則臣等尊令守法之指與翹材之術合而非岐而是非巧

拙難易之路可以曉然告於天下而不惑庶其有
悛志乎然臣匪獨以訓藝也易有之兼山良君子
以思不出其位子產之言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夫位也者域思者也畔也
者正位者也位在將不勝思焉亦不勝難焉而暇
於越乎爾多士退而求諸道進而效諸職精思而
謹守之至易而難至奇而平於是乎在毋庸有越
志越焉者學則僞官則邪不然則不能而托餘地
以自蓋者也夫射非鵠用也然無失毫末於此而
後意指目屬矢張鎬注四方萬物靡匪鵠者靡匪
毫末者鵠士於文有所以用之爾適道則奏和節
致用則應幾宜其精也靡不有毫末焉失則千里
夫得於正鵠爽於獲禽不然之數也士失之於異
日則臣不明之罰在今矣射有鵠耕有畔文有格
道有域而官有方臣所願與士交勉者如此

遼陽大捷聖武頌序

館課

皇帝受曆績功維十有八載威宣惠和川靈嶽祇
罔不秩厥職自候尉所未嘗縻狄鞮所弗暨幽阻

荒忽傳聽附進咸委珍於宗伯下瀕餘艗之艦縻
沒而不設深叢毒河五嶺九溪之間造津梁而飭
城郭定革臥鼓者歷年於茲葷粥氏世長北漠實
有豕心弗可臣畜亦克懷我刑德句成乎疆圉於
是奮尺組以招之浮甘餌以鈎之馴馴焉澱澱焉
罔不剗厥齒角豢於牢筮之內維遼海國東偏也
醜虜錯時種落龐雜聾於文告不可訓定蟻屯蠅
集驅之旋來小挫大創未懲於厥心春二月大酋
土蠻卜言召周等控弦數萬誘迫西胡薄我遼陽

城下壁壘旣肅援師大集震崩宵遁大將軍以兵
由奇道邀擊大破之得甲首二百十級以獻書奏
天子曰維予虎臣奮厥武予嘉爾庸維多予將親
受于廷曰茲維天地宗廟之休烈予一人無敢弘
其以俘告曰予嘉念將士勤苦其發金帛勞賜之
皆如詔令而臣投筆札幸與事會烏可無述遂作
頌焉

十三經註疏序

孔子曰述而不作而後世孺者推明其功過於作

者蓋凡今之所尊之爲經而不廢者皆考信於孔也余嘗觀覽古昔竊謂三王以降六經所起均歸於述故易演於圖書紀已事詩采淫咏而禮稱成數古聖人之未嘗作也久矣寧獨孔子哉自有夫子而經之名著秦滅去孔子學而經絕漢復興之經乃復出六經始爲孔氏書盛與替視之漢初出於炎燎之後口授臆決人舉所遺家列其說彬彬乎斯亦述之偉烈者也而或以踳駁支裂戾於聖人謂經存於秦顧亡於漢不亦過乎然余竊怪三

代以前無經學之名爲之程無孔子之所考衷爲之的成聲而歌之成信而書之成象而儀之無之而非道耳非爲明道設也其所指龐然錯出不稟一途故疑於淆雜而繹之則惟一言也漢之後尊學而準於孔子言匪依經則見斥經匪稱師則見姍的然以明經爲事而粹然繇於一術然戶立黨植言愈破析堂室之上樹爲百家古異之而愈同此同之而滋異則曷故哉夫聖人無意立言而道載焉而漢儒斷斷焉執往言以附已意守轍滋其

前陋務勝啓其後疑馳末流而測江海固宜什伯而未止也故三代以上卜師歌工之書紀年官府之牒拜起邊豆之事執業問對之詞皆足擅經之號而其後老師大儒白首治一籍日訟同異僅欲窺其籬而未足蓋道無域而言有方聖人見其同儒者標其異故也然士生三代後而欲聞孔子之道非經烏乎取之迨後世而經遂不泯滅者誰之力哉諸家訓固不具見見於唐孔氏所采輯十三經註疏多其說之晚出者夫方微難扶而既盛易

餽舫端者多瑕疵踵武者工潤澤故說經之家後常揜先所從來久矣自宋儒出而是編幾廢嘻又奚怪乎然當今世而推明述者之績衡難易而第其烈漢儒真稱首哉稽漢註者以是編故重刻之

八大家文集序 館課

儒者論文宜折衷孔子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夫意鬱而不宣而後有辭辭取達意而止此萬世脩詞宗旨也六經之文炳焉與日月並懸寧獨以其辭工哉道散統分處士橫議而虛無刑名押闔之流

競挾其一察以號於世其見雖不該不徧而詭於大方其辭皆能道其胸中之所欲言故其書宜爲儒者所斥不道而猶與六經並傳至比景星之佐三星者徒以達也左之龍馬之逸班之密至今讀其書如身在其時接其人覩其事夫非亦達之故耶夫文不主達意而以字句爲工則是東京濬其源而六代揚其波者也至唐而靡極矣昌黎始揚挖孟以古文詞建旗鼓而河東以偏師佐之故秦漢之氣復振然卒不能挽天下而從已也而唐亦以亡至宋而猶沿五季之陋其於晉唐黜其藻而襲其卑至不知韓文廬陵始得之之餘而表章之以振靡陶窳爲已任而眉出而南豐臨川附離而起相與馳驟於秣林自是而後始知以退經博古爲高不復競秀于字句其詞雖不麗於古其於孔氏達意之旨固無盭也而唐宋八大家始並峙於作者之壇而無敢雁行至者蓋退之爲文惟陳言之務去而子厚躋之永叔善介甫之文而病其摹古也今子固語之曰學古文正不必似之

介甫遂易柱而鼓遂爲詞宗至三眉山爲永叔
所心折而樂游揚之者其蘊蓄遠矣乃不道古人
一字夫此八子者豈其薄古而不用哉蓄而欲通
溢而欲流有成文焉躍然吾前則急起執筆而從
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倘規焉取古人而摹
之卽馳左驟莊陶史鑄漢胸中之所欲言反爲谿
徑所束而不盡夫惟以達意爲主則雖欲不棄古
而有所不能故爲文而型古求其所牖明而塗徑
近舍八家無繇也明興二百餘年代有作者率

道斯路弘正之際一二能文之士始以時代爲上
下謂西京以降無文焉天下綴學之士靡然嚮風
其持論薄八家不爲其著作又非能超八家而上
之者徒取秦漢子史殘膏剩馥鉅釘紉綴衣被而
合說之如枯楊之華祇增索然而不見其所有迄
今而弊極矣獵新采異卽重譯竺乾語亦爲制科
羔雉至于弁髦經傳而剗心虛無刑名掉闔之書
大書深刻緗帙縹囊克棟溢市競相懸購而八大
家集塵翳高閣徒爲蠹殘鼠侵耳士趨若此君子

有世道之責柰之何不亟挽也夫八家於秦漢子
史其工否吾不能知顧其所據者經其所傳者六
藝之遺旨而其體裁事情於今時爲近也夫諸子
詭而不經吾以爲不如八家之正也左國史漢叙
而少議吾以爲不如八家之備諸體也子史之至
今傳者以其能達意今至於無意可達而徒剽其
詞吾以爲舉世之癖非沉潛八家弗療也爰爲是
正付之剞劂今有志古文者靜而讀之如飲醇而
扶其糟粕鮮不粹焉臻自然之域成一家之言以
庶幾無負聖門辭達之旨無使百世而下謂我明無
人則斯刻爲不徒哉

聖學宗傳序

宗也者對教之稱也教濫而訛緒分而閏宗也者
防其教之訛且閏而名焉故天位尊於統正學定
於宗統不一則大寶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真奸
於曲學然宗無外教之宗而宗所以教猶人非異
跡之人而人所以跡耳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夫途徑錯糅至心而一智故百變尅體

則齊萬塗宗於一心萬慮宗於何慮以微妙而揭
道心之目以未發斯有大中之名爲生生之體則
曰仁爲化化之基則曰義無爲故命曰至誠粹精
而稱爲性善道州狀之以太極河南標之以一體
在于靜乃立其大在敬仲則號精神在姚江爲不
學不慮之良在安豐爲常知常行之物斯皆宗之
異名也至於利用出入則物物皆宗百姓與能則
人人本聖然聖非學而不傳宗非聖而何系如懸
的之射失扶寸而已至尋常如泛海之舟昧鍼芒

而遽迷南北悖凶脩吉克聖罔狂忠清且屬未知
仁智猶云滯見坦夷誠實尚繫天資篤學力行未
爲聞道譬諸天王正派非崔盧王謝之可倫濟瀆
孤流雖湫地經川而難混遠尋脉絡若滲枯漉血
祖禰必通妙協樞機如握節挾繻遠近斯契此豈
有異術哉以心傳心而已然難啓榛途易投錦窠
大道荒於好徑庸德孤於鮮能則有蹈跡疑心迷
宗滯教於是駭大觀以爲私已訾同德以爲異端
心行藏密而反興疏略之譏日用現前而更啓幽

玄之議原其所惑公私同異密疏幽顯凡有四端
不知道資發育性極範圍痿痺瘵而一氣畢通籬
棘除而入荒我聞會之爲已而何不至離之爲物
亦何不睽而反疑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爲自私
之務其蔽一也先民有言同乎凡民日用者謂之
同德異乎凡民日用者謂之異端故自私自用智卽
干非聖之刑順性契真方號守經之士自非適道
奚免叛常而翻令循常平蕩之途蒙隱恠詭奇之
目其蔽二也作者必倦行者必休至爲本乎無爲
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天之兩曜不舍且昏改
過如無翳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體方有真功
而猥以燭炬笑貞明桔槔誇洪潤其蔽三也心無
體而靡事不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頰運臂輒
造精微加帚扱箕直通神化縱心皆活潑潑之地
舉目卽斯昭昭之天而言理者或妄索於杳冥涉
事者遂致疑於虛寂其蔽四也甚者畏溺而併畏
江河迺影而兼迺日月不知王者有道守在四夷
儒術旣明義羅百氏準諸五教則事理不礙頓符

圓極之詮例以重玄則無有俱超遂握妙門之鍵
若家督之先介庶若大將之總偏裨而甘滯言第
自封名畛跡類攘而實讓權彌攬而愈移遂令高
明之士操戈名教之場夸毗之徒運椎詩禮之域
夫都郭氏之穴者豈資三品於隣家飽郇公之厨
者不羨八珍於異域萃風未競斯走胡走越以橫
趨正教宏開乃迓墨迓楊而善及今以功利之俗
學駕訓詁之膚詞而欲闡釋聖真彌綸大道不亦
遠乎是以四蔽未祛一尊奚定此海門周子聖學
宗傳所由作也斷自羲軒臻於晚近將聖晞賢之
畢載垂旒帶索以同塗或紀事傳心或附言明理
予奪存而互見深淺得諸並觀罔不敲髓出於骨
皮鑽腋成其羽翼東海西海廓爾同心先聖後聖
居然一揆覽族志而不迷雲耳按水經而盡得源
流嘉惠之功於斯爲大於戲古人有言仲尼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夫義大則何古何今
言微則有明有晦大者類涇渭分而易辨微者若
淄澠合而難分故醫師匠石猶有正傳畫墁履豨

且資心悟况夫精義入神之絕學皇王睿聖之真宗而熒見聞多岐之塗徇口耳數寸之內北轅適郢曷喻其愚然則事資鞭影茲策具存道契斷輪其人有待矣是編成於萬曆乙巳冬十月殺青壽梓王子世韜弟實肩其費功亦偉云

程門微旨序

心之精神謂之聖孔子之言也慈湖氏數稱之而詆曰禪良知孟子之言也陽明氏數稱之而詆曰禪慈湖師陸陽明之學似陸師陸似陸則不為尊

朱者喜夫尊朱而排楊王似也以及孔孟可謂尊朱哉教之異也有權有實楊王之語有程朱猶程朱之語有楊王也讀者未之察耳燈主照劔主割衛以幕與室焉亦為照割設也然燈明而幕暗劔利而室鈍不知燈劔之用者則暗明利鈍之論分敵而相詬物有二乎孔孟程朱之宗也尊程朱耶不冝疑孔孟尊孔孟耶又不冝以出於楊王而非之甚矣學者之蔽所聞而拘所習也非聞而習若湯王氏者雖孔孟格言經其口且排之矣楊王不

能駕孔孟以說行今欲告人以楊王之說誰能信
耶故當今世欲明孔子之學莫如就其聞與習者
聞與習莫如程朱而明道先生之於道也尤奧其
微詞直指尤隱隱焉若燈劍之光在帷室中而時
透於帷室之外直未有披褰拔擢舉以示人者海
門周子親契道要患語而人莫知信也手錄程氏
語彙爲帙命曰微旨告人曰是孫鄒魯而祖考亭
非釋非老非楊非王其言適如是不是信誰當可
信信是一言而足矣諸子復奚用乎然勿作書解
也書則先聖大訓朱子定論楊王不能假孔朱以
啓人信而海門子獨能乞靈於明道乎然講學闡
道若三子之爲人心甚苦矣讀者其尚念之

新釋楞伽經序

楞伽經舊惟正受宗泐二注行於世譯義既艱奧
一師所詮科節未備讀者頗難之笑巖老人法孫
圓知上人者蚤歲講授於荆山珂公咨叩虔懇頗
通涯畧旣旁究宗趣疑義逾泮遂屏處於赤城古
釋籤巖中鉛槧之勤經於三白標新旨發滯義功

倍乎前人予族兄蘭芳居士謂是經古佛了義如
香林珠浦後富鉅萬直以施人而困於文句若限
山海此釋度幾工導矣於是出所畜活字板印施
若干部布於叢林而圓公令望齡稍序其緣起望
齡因戲謂之曰禪講家相誹甚水火公嗣法笑巖
者也而身據講席復於泥淖棘林中爲口語業乎
圓公曰吾祖菩提達摩固先之矣夫楞伽迥出大
海勢絕板援而不妨四衆咸集菩薩圍繞佛其外
道同處其中而亦不妨爲孤絕寂寥人跡不履之
地法固爾也故初祖以教外直指之宗剗削文字
至謂二祖則曰此土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是經
說法熾然乃曰如來不說墮文字法由此言之文
字解脫豈有二哉諸佛言教喻嬰兒索物意則正
矣而語音未了譯復有工拙其拙者類吃人然今
以口吃之語傳未了之音非深求之意可得耶而
予以吃解吃者也言多逾遠予懼矣蓋圓公之言
如此併記之而系日月以昭其勤焉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脩解序

菩薩慈閱羣生若醫師急病有瘡鄉焉則荷囊而馳之若父慈衆子有疴劣貧悴弱喪久逝者則亟拊而來之故世界穢濁菩薩必入水火險厄鬼賊王難菩薩必赴三毒方煽五慾方湎菩薩必援臨安爲東南都會三吳百粵所湊其物力謹尚易以從嗜導淫增長鬪諍迷所暫娛速驚險地是故上天竺寺建觀世音菩薩道場深願弘慈赫有靈蹟緇白崇仰旛蓋香燈之奉頌讚稱誦之響殷山填谷奔走百郡寺故爲天台講院慈雲辨才皆嘗鳴

椎其地教衰時敝比丘數千指月且祝釐宣誦普門品一過而已無有能暢其名義契其微旨者而他比丘持白麈升講肆又輒以新意務爲巧徑併智者玄義束閣不開習學者無所聽授義且日晦夫竺寺教本法明系從台嶠而菩薩反聞之要道大師玄奧之深談邈不經耳名實爲何又胡望其誘教聾俗奪彼樂著拯厥甚苦施之無畏導以圓通哉慧覺海上人者本東越儒紳染衣壯歲該習三學究志祖庭近從鷲嶺遷居於竺寺深憂比丘

無聞佛日將夕迺軌則智師旁探衆義感應則徵
 信於靈記文身則析配於佛頂爲普門品備解一
 卷夫菩薩教人俾之旋返則聞復音銷導以思修
 又先於聞慧然則上人所詮抑亦聞慧之津筏歟
 由多聞而聞聞至於覺亡空滅寂滅現前菩薩妙
 智力父母所生耳無二無別也德園居士與予謀
 將銀梓藏於本寺令童行傳習之以無忘其始而
 予爲序其緣起云 萬曆丁未首夏望日會稽歇
 菴居士陶望齡書於法華山天衣精舍

淨業要編序

予游燕時有客過其舍盛色昌辭排淨土之妄予
 曰今天地萬物森羅昭列子信謂有乎曰然日記
 有言人者天地之心則今所謂世界者豈非吾心
 爲之耶曰然曰心土一也心淨土淨心穢土穢如
 形俯仰影有曲直子信現境之有 來報之無執
 穢界之實指樂邦之虛譬痴儂知影曲而不知其
 直也又有客疑持名爲未足者予曰古佛所垂一
 一方便皆如神丹虛實寒熱之病靡不療攻治補

馮法靡不攝隨信一門皆可直入夫淨業者又丹
中九轉也子如導之以信願加之以純固則六度
萬行參求觀練悉具是矣二客皆以爲然而予惰
窳志弗精行弗篤深愧於言吾友青蓮子志精行
篤者也再別再相遇於燕越造日淵奧其淨業亦
日專以勤又緝帙曰要編以勸其同願同行者屬
予以一言而予因述曩所以告人者如此餓夫遇
王饍弗餐也語人以羨其弗餐則愚言羨則真羨
矣然則謂予言卽同如來不妄不誑奚不可

永明道蹟序

衆生之情處處執著菩薩教化處處破除辟之嬰
兒疾病爲乳所傷良醫審證止乳與藥疾則旋已
又病久因爲藥所傷智人知之遣醫罷藥患亦隨
愈然不妨乳有哺養之益藥有療治之功止乳是
權而槩奪則餒歿者必相藉矣遣醫是暫而例遣
則沈痼者必無幸矣三乘對治者療煩惱之妙藥
也衆善齊臻者養法身之乳湏也滯之則礙正知
見故菩提達摩而降皆絕言思以止遣之廢之則

垂圓融門故永明大師嗣興渾理事而以身范焉
 大師法眼之嫡孫韶師之真子妙契單傳親蒙記
 別然禪宗不立文字而師樂說無礙百卷河懸禪
 宗呵斥坐禪而師跏趺九旬鷄巢衣被禪宗指决
 唯心無他淨土而師經行持念角虎示人禪宗但
 貴眼正不貴行履而師萬善同歸勤行百八所
 以抑虛濫示之隄防導因心趣於極果真金出冶
 盛作莊嚴大海吞流不辭涓滴真祖位大成之聖
 法王金輪之尊者也大師示寂後塔於大慈山院

曰壽寧圯廢湮滅址歸俗士淨慈僧壑公者夙懷
 遺蹟號慕詢求於秦莽中竟得設利緇白瞻禮如
 重霾餘慧日再見僉謀於法堂之背建率堵波用
 嚴供養併彙緝遺事附以圖讚曰永明道蹟傳
 布四衆於戲洪波白浪靈骨具存潭北湘南塔樣
 無改育王七寶古佛一錐欲識永明者於未添香
 前共著眼看

上虞縣志序

上虞舜苗裔之封地也或曰其地蓋有姚丘舜生

日知錄卷之二
二十
焉其支壤名餘姚或曰姚丘者濮之姚墟也自唐
人箋史記疑而並存之大氏言濮者昉司馬氏言
上虞者昉孟氏孟氏居恒稱堯舜去古較邇其說
爲可據而子長云舜生冀州夫冀帝都而豈東夷
之謂哉禹會諸侯計功於苗山沒葬其地後乃爲
無餘之封夫生焉沒焉而子孫支庶遂食其國邑
若湯沐陵園然則舜後之封上虞與無餘君越
義過等耳虞夏之事若存若亡然以二聖人光采
灑燭山川丘里乞靈徼寵被其餘聲真似雖不可

意失而要爲其過化之墟世守之地郡邑區區而
二聖人封壤托焉雖不必其生沒於斯而旣足耀
方寓傳無窮其川嶽之靈淑風謠之敦美遺圖贖
牒海內方聞嗜古之士咸願觀討而紬繹之比於
壁書竹記而不可得是故郡國志乘在吾越爲亟
而虞甚焉勝國時虞有張林志明永樂間有郭志
郭志出而張林之志隨毀踳駁無以徵信至嘉萬
間其邑賢者間爲章謬收軼輯錄近事厥緒未竟
而罷故吾郡諸邑往往有志而虞獨爲墜典琴川

徐侯自樂成量移乃考政問俗求往躅善敗而因
改之農疇所便苦而劑調之觀覽其川麓而物其
土宜曰是在往志矣邑志未修修未善善未成如
國仍穢史家去帳籍不可爲邑令當執其咎而又
謂虞地高仰蓋漏國也陂湖之利隄閼之政若嬰
兒之仰乳漣侵敗屑越歲是以屢惡民是以饑昔
者召信臣王景之爲治也皆勤勞溝洫著爲水令
鏤於碑版民利賴之然數世而降堅者泐植者仆
要誓約束委於草莽固不若信史之難誣殺青簡

之家傳而戶喻也繼自今勢人之請岬嶮者諸稗
民之盜決竇者俾戚徵於書志成而水政寓是夫
神明胄系家世所嚴以資生則砧基或先之然則
垂虹之丘重華之石虞之遠胄而陂湖隄閼邑人
之砧基也以水政故志尤不得緩蓋侯之指若此
於時當湖馬君某敷教虞庠諮決蒐討用襄其成
徵士葛君曉車君任遠實專編貫侯復衷之以裁
鑒加之以芳潤故其書贍不傷體文不失實稱爲
一時良史云

西平縣志序

浦江張子令西平三年考最法應旌屬其友某以
官寮當制受狀於司功氏繕草以進張子緘書
走使告之曰化無似無以辱王命吾子惠顧西
平則有新乘在請一言以章之予曰張子之治其
邑既有蹟矣又不亟一時之譽而圖諸百世其摹
遠其用暇顯有進律也宜哉夫汝南天地之中負
山襟淮厥途四騫天下有事則勝廣吳李之亂攘
臂而先發而西平其下邑也然古栢氏受之歷帝

王之代至於戰國凡幾千百歲而始圻於韓以韓
氏之強猶資其劍戟以爭勝天下豈其山川之固
兵甲之利有足恃者不然何受命保世之久也封
建廢而郡邑建迨東漢之季黃憲陳蕃許劭之徒
風聲氣義動天下汝陽平輿之間號爲士藪而西
平顧不少見意竊疑之及覽其圖記栢氏之始亮
父師顓顓帝譽景在周而太僕茲非道德甚盛之驗
乎及東都再造郅氏父子用蕪直顯名俊厨之風
權輿於是蓋遠稽邃古近考之建武之際而皆有

人焉然則汝南多賢西平實開之矣棠谿龍淵鋒
穎光恠不發於物則醞釀於人倫紀載湮顯名實
附之或垂名姓千古之上或失之當世或小而托
聲於一劍或鉅而淪沒罔聞甚矣載籍之爲繁重
也西平舊志成於邑人王君詰自嘉靖中祀至於
今日更五十六禩而張子始續成之張子爲西平
歲比歟傾困廩往來菱舍無寧日而殺青方竟故
曰摹遠而用暇也望齡史官也嘗妄謂史不患無
才患無籍一家一邑之載上達郡國至大史氏所
掌金匱石室之藏皆異日所籍爲史者朝以廣成
漏家以私害公郡邑詳於朝而公於家有良史而
臚舉之藉莫善焉夫邑而皆西平也史氏尚有賴
乎

鄧文潔集序

吾觀凡人之情皆信於所有而不疑於所信伯夷
曰離萬物廉也聞者曰然展禽曰同萬物大也聞
者曰然令二人者更其詞而曰同萬物而廉離萬
物而大聞者又曰然所謂信於所有而不疑於所

信者也吾繇是以論學昔孟子嘗言性善矣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無善惡也周子言主靜矣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是無動靜也然異世而下未有置疑者以其說之未始異而論出於程子也故道有待而明言有藉而信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非其詞不足其爲之藉者未盡也有明吏部侍郎諡文潔鄧定宇先生以殆庶之質深窺道域韜精鏗萃孤往獨復輝光篤實厥德日新斯世之士聲蹟之所未接莫不望風避影稱爲真儒泊然凝然而人服其有言終身寂寞之濱而世占其足以大用旣沒天下望其斷簡牘墨奉爲著龜而不可得望齡於先生蓋嘗聞其風而悅之而不及見焉癸卯見其伯氏敬齋君京師詢咨風槩每爲語一事輒內愧汗出繼又得遺集於友人左景賢所讀之蓋平日所嚮往於先生者妄意以爲如是而今固不啻是也廼嘆曰先生海也海可測乎夫先生之孝友誠篤粹白淵冲如語蘭以芬語璧以潤天下旣因其所有而信之

矣至其微詞密旨卓然足以紹絕學統聖真獨解而獨言者人且積其所信而不敢復疑於戲豈非有爲之藉者而然與自正嘉以還其賢者往往以琴張曾皙之見談顏氏之學而人亦窺見行之不揜以求所謂不貳者而未盡合於是言足以明矣而不信信矣而不免於疑諸君子者宜亦有責焉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夫行載其德而言出焉於是乎言尊聖人之道亦尊先生之有功於明道亦偉矣遺文裁若干卷皆敬齋君手定不誣而可傳者景賢遂屬諸昌平守萬君刻而公之於戲後將有信先生之言深求而自信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鄧文潔佚稿序

代左御史

萬曆壬午文潔先生以冊使至盱謁明德羅先生於里中時宗郢以小生與講下明德之誨人如裴旻舞劍遇空便砢歛忽晃朗令人意失而文潔歛顏終日問荅俱喪若養叔之善息韜弓服矢而巧力躍如時蒙稚不能測知先生爲何若人及年長

志學間嘗求之言語識知之內而罔得也稍稍悔
悟還思曩日所覩於先生者庶幾有會焉而不可
復見慨然於懷庚子聞先生之學於友人劉元丙
癸卯得考其遺文於先生伯兄敬齋公已而嘆曰
先生之忘言也久矣而吾徒竊竊焉求諸吐棄之
餘豈先生之心哉雖然有道者之言皆言其忘言
者也至言去言如大毒之已毒遇者且恍然喪其
所有而何言語之足患乎郢之卒業於是也如魘
而獲寤也當世賢智之士什伯於郢烏知無覩鞭
影而遙驚者哉先生嘗曰吾輩所修須與人同與
人同卽與天下萬世同冀斯言不磨血氣之倫偕
之聖域斯固先生大同之雅志矣將廣而傳之以
謀諸明自劉子鏡源涂子而皆曰然昌平守萬君
大雅士也遂令庀工鏤板以示同好爲

海門文集序

望齡嘗聞諸達人明文學最盛修古業爲詞章者
多矣而卓然可垂無窮者蓋鮮非獨無以加諸宋
唐而鮮有及焉自陽明先生盛言理學雷聲電舌

雨雲罔施以著爲文詞之用龍溪紹厥統沛乎江河之旣滙於是天下聞二先生遺風讀其書者若饑得飽熱得濯病得汗解蓋不獨道術至是大明而言語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與二百年其較然可耀前代傳來茲者惟是而已會稽東海僻處也天下言文者以二先生故歸之若曰明文在焉達者曰二先生之文也非文人之文而文王孔子之文孔子旣沒文不在茲乎蓋以當代而得二人焉以系千聖跨作者郁郁乎明文於斯爲盛越之爲越其亦幸矣海門子少聞道龍溪之門晚而有詣焉自信力故尊其師說也益堅其契也親故詞不飾而甚辨四方從之游者皆曰先生今龍溪也其門人孺輩哀其答贈之詞刻之讀者又曰龍溪子之文曷以異諸望齡蒙鄙獲以鄉曲事先生受教最久舍而北來先生憂其日趨於艱僻莫知反也授之以藥言意甚苦具在刻中每展讀未嘗不慚愧汗下顧復自念古今之學術非二古人重言悟而今稍易之曷故哉沒人之教其子泯始必有憑

之者也浮囊也沉木也既蹈之不測之淵驟掣其藉而去之俾自力以出而子於是善游矣先生殆誘人而投諸淵乎見予而未見其奪故咸以爲易今學者杖成說滯故塗先生且轉而奪之吾烏知是編之不爲囊木也哉

盱江要語序

新建之道傳之者爲心齋龍溪心齋之徒最顯感而龍溪晚出壽考益聞其說學者稱爲二王先生心齋數傳至近溪近溪與龍溪一時並主講席於

江左右學者又稱二溪余友人有獲侍二溪者常言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余生既晚而愚未嘗見二先生獨嗜其書耳而嗜近溪語尤甚口誦手鈔彙成一帙閒居鮮朋友時快讀一過則神朗氣鬯手足掉舞羣從有過予菴中或呼與偕誦之雖素不識性學者皆釋然心開喜色浮面上可攬掬夫其筆也而妙若是矣又况其舌哉予聞心齋父子盛時升堂談道則萬衆咸集既退雖阜隸臧獲人人意滿若懷寶而去者至先生時號爲尤盛由

今觀之真不妄也震霆破睡開左藏以貸貧其過而不取昧而不聞者宜亦鮮矣有之豈藏與霆之過哉吾友何顯臣志道者也嗜愛之有過於人故刻而傳之

明德詩集序

泰州王先生嘗言學樂之旨學者多誦之然此非泰州之言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所稱詩與樂者奚物哉夫其油油焉融融焉天地與舒日月與明百物與昌若釁浴囚繫而游之莊馘挾

重翳而昭白晝者此之謂不韻之真詩無聲之大樂乎真樂難名而寄名於詩樂詩卽樂也樂卽詩也趣有深淺機有生熟終始條貫一言而蔽之學樂而已白沙子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予謂子美詩卽聖矣譬之猶以甜說蜜者也堯夫蜜說甜者也梧桐月照楊柳風吹人耶詩耶此難以景物會而言語解也盱江明德羅先生聞道於泰州之徒盡超物僞獨游乎天與人偕顧盼吐欠微談劇論所觸若春行雷動因而興起者甚衆予未嘗

見先生之詩而平日持論竊謂先生全體卽三百篇其顧盼吐欠微談劇論卽其章句耳萬曆丙午友人左景賢氏來按兩浙示以一書蓋先生孫懷智所編次予於是又真見先生之詩也論者或謂伊川擊壤率取足胸次不拘於法而先生律調兼具直類詩人之詩若異乎所謂別傳者予曰先生生平言庸言行庸行若深覺乎寶惜翫弄之爲病而力造於平實當其爲詩也宜亦詩人而已矣堯夫之趣於詩詩之外也其意遠其詩傳先生之趣於詩詩之內也詩不必盡傳而意爲尤遠若其以詩爲人以人爲詩以已爲天地萬物以天地萬物爲已好而樂之安而成之則二先生所同也詩之工拙傳弗傳置不論已

潛學編序

黎州徵君鄧潛谷先生篤學嗜古隱德弗曜著爲詩尚書三禮禮記釋春秋通函史皇明書各數十百卷咸鏤版傳於世餘文尚若干萬言編曰潛學藏副未行其高第弟子盱江左公景賢以侍御史

持節按兩浙至會稽從帳中以授郡理何君三畏
教諭項君元濂校而刻之而望齡受命爲序序曰
古之學者其術簡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
會之有歸如場師種樹根莖尺寸而枝幹粵實具
焉夫學以爲道而已道殺爲事事載爲文六經古
人之事也其始特若後世詔教牋疏之章樂語塗
歌之響方輿職官之志掌故儀注之文編年大政
之記太筮稽疑之書朝家所載俚俗所傳而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賾以爲其精實微眇寓是也所言

卽所用所用卽所明施之成務而卽謂之道語之
成文而卽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塗常出於一
取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而後世無以
尚焉三代而降道喪術乖而漢諸儒猶授受一經
依以敷言持議斷獄決疑於時政治醇固文章爾
雅尤名近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衣
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術也道又下衰於是樸學專
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爲二轍况暇語道
德政事之同異乎明興一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

偶所詣彌下弘正間修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
古學於是古文經義之文又判然爲二矣然唐宋
巨家取法庀材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輩雖名爲
文章士而精討創構其勤過於老宿以故其所著
醞涵浩博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爲經義羔雉而
已爲古業剽攘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
唐宋當治經旣不暇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
六經閔市集潦積薄流淺佻俛而鄙儉蓋經術藝
文之道至此而交受其蔽潛谷先生據道也實矣

然後繹之乎經離經也通矣然後函之乎史肄經
史也洽矣然後摛之爲文其文意行理遣而命於
法疑立萬行而餘於熊莊言雅奏而極於情若繭
絲有緒布帛有幅纘有溫珠玉有澤蓋明興以來
爲六經之文自先生始而景賢氏蚤歲負墻發五
業之扁笥聆三長之雅論躬稟度律妙捐筌筌師
資所契暢於事業所謂求之有本會之有歸於斯
乎徵焉夫先王教民詔之尊師以示厚也景賢按
治吳越身先美化振幽挾隱旌淑治奸所以風厲

鐫曉其道具至厥有章設動稱先師如臨之敬嚴
於手澤一出一入每奉以俱而又餼梓布傳嘉惠
來學俾海內讀先生書者覩其大全所以反俗澆
薄歸之於厚旨甚盛也予高先生之風而悅景賢
之義敬爲之序云

潛學編序

代

吾師潛谷先生早聞道要卒歸於平實以行爲地
經爲表用爲大雖契心達本而務謹織曲燕居雅
語斤斤如也既罷公車閉戶著書三十年絕意榮

進然所論皆經世大典與近溪先生比鄰同好共
紹正學而教人圓方異唱行解迭資亦猶程邵儕
居於伊洛朱陸星聚於鷺湖矣今羅先生之道昌
明於世先生經史述作並播士林垂諸無窮而集
藁若干卷猶汶鬱未宣使當世無繇見先生之全
予竊恥之既奉命使兩浙謀餼梓以傳已復念曰
越州姚江文成故里吾師嚮往繫焉夫文成之後
駕其說以行浙之東西者多矣而吾師爲明書傳
王氏弟子獨取季明德氏蓋其莊敬宥密室慾杜

微冥合於季氏龍惕之說其編摩羽翼寢興於六籍生平行業又復類之亦自喻也予行部於越出陽明書院下尋禹故蹟於招提旁見明德之祠瞻焉徘徊懷先師雅意於戲其臭味源流於斯在矣然則傳吾師遺書者莫宜越也郡司理何君餘姚諭項君有好之士俾校讐訛脫釐爲帙十二梓而行焉

論語頌唱和集序

子韶見處甚諦當惜心傳一編爲懵懂頭巾人所記遂無一語足觀其稍稍吐露處獨論語諸絕句耳愚嘗謂措大說禪多是依經傍註祇圖口頭痛快心路通解以此測度古人不思議境界所謂取螢火燒須彌山寧有是處哉子韶措大家風酸氣未盡打入葛藤漏逗不少所以妙喜應病發藥有格物物格之語一貫五百依舊雲山使子韶親聆愚論亦當披襟受之三君妙得古人之髓倡和成編旣已覆前賢之窠臼泯作者之途轍矣抑愚又有說焉孔子嘗曰予欲無言又曰以思無益其於

不思議之旨似乎鑿鑿有據然論語一書何句不出自心苗何章不經於唇吻而曰無言無益寧非自欺欺人子韶言上生言意外立意三君子意極而妙言窮而新其於以思議之法而測不思議之體則一也夫有言即議也有議皆出於思也吾欲有言不經於唇吻有思不出於心苗人未有能之者也知之殆箕氏乎君試請而問焉

馬曹稿序

劉邵志人物嘗言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

謂之小雅蓋以詩喻人耳予嘗覆引其論以觀古今之所謂詩辭求其具體者不可多見因妄謂自屈宋以降至於唐宋其間文人韻士大氏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惟人就其偏而後詩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短而蔽者若窮於此而後修而通者始極於彼此恒數也古之人緣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達意法以達材務自致於所通而不求全於所短如火炎則彌揚之水下則彌濟之醴盈其甘醯究其酸不獨無以操之

也而且爲之極焉故其勢克其量滿其神理所至
自足以軼往古垂將來吾觀唐之詩至開元盛矣
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飛沉舒促濃淡悲愉固已
若蒼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之淺也
患其入也而郊島則惟患其不入也韋柳之冲也
患其盡也而籍建則惟患其不盡也溫許之冶也
患其稚也而盧劉則惟患其不稚也韓退之氏抗
之以爲詰崛李長吉氏探之以爲幽險予於是歎
曰詩之大至是乎偏師必捷偏嗜必奇諸君子者

殆以偏而至以至而傳者與衆偏之所奏夫是之
謂富有獨至之所造夫是之謂日新向令諸君子
者舍獨以羣衆易已以摹古療偏以造完將困躓
之不暇而暇成其能哉而說者遂謂唐以後無詩
於戲詩也者富有日新之業也無詩焉是無才與
情也斯人之生久矣其狀類有同而莫辨者耶童
而老辰而暮疇對論說有窮而莫繼者耶此不求
異而異無意爲新而時出焉人之材如其面而情
如其言詩也者附材與情而有者也欲不新與異

得耶鳥之慧者其效人至數十語而止善繪人者其肥瘠動靜各異態焉然至百人而止矣此人言者也非自言也人頽者也非自頽也欲新與異得耶然則所云宋以後無詩者非詩之果窮爲者窮之耳夫杜韓之詩信大矣羣宋人之稱詩者而畢效焉不亦至小而可咲乎蓋望齡之持論夙如此間與友人沈伯含氏言之而合譬之兵然予談兵而伯含用兵者也伯含之詩情務已出而格由古造其材富故詞博而工其神完故氣和而王其用力久故鍛鍊組織之跡盡泯其言曰子不見學書者乎其始按古帖而師之點摹畫擬若有律令繩墨焉而不敢踰越至其合而忘也而妙解出焉以成其爲一家之書夫語鬪蛇爭擔之悟於未始搯筆之先不亦遠乎然則子之論固未盡矣予曰然吾之言偏辭也待子而完雖然使予搯故說求完理以序子詩懼其爲子辱也子言子之詣吾言吾見是足以序已

徐文長三集序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旣弗善而渭沒後藏者又寢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爲彙刻之及是歎曰吾曩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之學寢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晚醞薄或未暇究於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略取形似傲然謂能而羣目淺短眩所希見者高相唱引遽以爲凌鍾跨王罷斥

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爲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窪隆可手模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弊然微跡其緒系又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深於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悅貌訕見事裁已衷以苟附古辭夫迫而吐者不擇言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備不

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黯然若象人之無情而土
鼓之不韻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爛焉
脩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
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弊之術接而不勝
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
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
易故一日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
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初唐者矣已則
人厭之而思去之矣方其自喜爲新奇之時而識

者已笑其陋此必弊之術也文長老於庠阨於獄
一著名於幕府其爲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略於
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晚自負甚高於世所
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時方高談秦漢
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
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奧古之窮士如盧仝孟
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爲或未能遠過也其書
旣後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
何如而謂之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

文長三集

金壘子序

劉歆序七略三曰諸子而臚爲十家稗官小說家與焉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日繁盛不知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家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絀不足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所明也莊周之於道德韓非之於刑名其瞭然於中者迫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

敗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園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固鮮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裏蔓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久矣夫諸子之龐而難擇也又况虞初者流誕而非雅者乎金壘子者其書類所謂說家其博而精辨而正酣經史聯絡曲折而出之粹然過潛夫論衡也遠甚其命名曰山堂隨鈔予懼名之近於說而不知者與街談巷語之書槩而少之故更之曰金壘子者其號也或曰子

之子金壘子也以爲韓莊乎曰金壘子儒者也儒者流非子與以術則莊韓不類以文而曰金壘子今莊韓也予又敢哉然而有難有易今夫老農之計困廩而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有書數者焉隔困而竿龠合不爽也有善兵者焉望敵而耨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莊與韓道其欲言而止若數家儲然耳後之儒者是非定乎載籍善敗決乎古今引之也至繁而要之至當此與隔困望敵而籌者奚以異乎此金壘子之所爲難然均以

言其所明則一也金壘子上虞人嘉靖甲辰進士仕至應天府尹所居近金壘山故稱焉

漱六齋集序

予爲小生時卽知有雲間何士抑先生讀其制舉文文旨冲然方少時未知好之後稍稍見先輩所作頗窺其條貫還觀先生義知其善其理至脉清一一弘正間法後十餘歲而復得其鳳山藁歎曰不圖龜紫後見漢儀也是時先生已謁選人爲予郡李官雖幸得賢牧而還相惋惜古人有云正索

解人亦不易得先生於遇不遇何有焉予既田居
久彌得請事乃復盡見先生詩賦記序諸體之文
醲厚流麗畢發而無所底滯旁通百應而浩然有
餘法不隱才質無吝采絢目動耳若五絲組而金
石宣予於是歎曰先生所苞蓄至是耶先生故有
芝園居廬二集詠物詩拜石堂藁別行於世郡弟
子陳生輩彙緝之併其篋中文鏤版以傳卷四十
有八而命予爲序序曰文章之道奢儉命乎才淹
速通乎思媮敏動乎性簡巨關乎時簡之必終乎
巨也猶古之必今也莊周述老而廣於老韓非祖
申不害而肆於申子長繼左而暢於左景宋師屈
原而繁於原數子相去武距隨之間耳又况其遠
者哉西京以還文士之集日盛至六朝王儉盈六
十卷王融沈約皆至百卷而李唐韓氏之徒樊宗
師者多至二百九十卷此所謂詞從字順臆創無
前之文也其博也如是不亦奇詭軼絕之觀哉而
近世王元美氏所著復四百五十卷滋甚盛矣易
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文字之在天壤

其出彌新而有彌富予觀古今之際知情生無窮
生材之果無有盡也百物勾甲於春孽莠於夏禮
飲者其始百拜而一啐酒觴不再舉及其燕也乃
無算爵算樂文盛至今日此飲而燕勾甲而孽莠
之日也情博事倍元氣畢張而不可厭塞通材敏
手於是焉生若江河之無細流考鐘鼓之無藏響
俾之嘗吃軋苗以儀渾噩此與玄尊土劍何以異
士抑先生當昌明之時天授奇穎觸事抒翰高下
在心所居通都多名士雅遊故其文博大無湫隘

之態性急人敦尚氣義坦然直心從衣襟間望見
腸腑故其文夷易開張無隱閉艱深之習神識通
敏贖而愈理多而愈辨政務鞅鞅而五官之用彌
暇故其文走丸决溜縱橫無端曲備諸體而不專
一家於戲斯所謂盛世之文乎先生業以端師大
儒鏤劫心脾貫穿經緯一時望爲馬鄭剽材餘勇
以從事古業而緝帙浩繁並於作者此與昔人幼
成夙習辨丁甲通四聲及今士大夫登朝早貴舍
故而圖新者難易工拙之數又未可並論也元微

之觀察會稽行村塾見所誦皆其詩章今先生制舉之文越士少長類能誦之第蒙淺未必能知其古詩文耳然異日者是集與微之並傳於越豈非郡中盛事耶

方布衣集序

古之人於道蓋有所至矣其爲言歷千百年不知幾何人而合之出乎一辭虞夏殷周之盛是也然古非襲古聖不師聖趨同的歸並涂如川瀆縱橫要乎海耳周季道岐而立言者各直遂其見不能

相師襲以自著其紕繆舛錯故其人之精意亦至今有可闕焉漢唐以來其文足名後者無不尊六經而稱說堯舜孔子道或不足自信而援托古聖以依據其語聽之純雅過諸子而其暢宣蘊奧抑稍遜焉然獲於古而時有發均也嘻古人之爲文其取夫稱心而卑相襲也皆然已無契乎獨知而古是摹雖程意襲矩猶謂之盜况翦翦文句之末哉韓退之曰古之爲詞必已出降而不能迺剽賊嗚呼何其陋也且贈遺題目之文非古也自唐宋作

者尚或縱奪自持降此其不附人而發者蓋鮮至
今日靡靡矣而轢宋駕唐秦漢自命者何多耶夫
舍情與詞則無文剽古而依今詞則歸諸古人情
則傳諸流俗已不一與焉而謂之文吾且得信之
乎予與桐城方君靜同舉己丑春榜相善嘗出其
尊公先生所爲連理樹賦示之固知先生能善道
其情者也迨今辛卯而君靜再入都下遂得盡讀
先生藏集所謂贈遺題目之文多矣而不出其鄉
里與其郡邑大夫皆得之真而不妄讚譽者其詞

雖不愧於古而務自己出其於當世秦漢自命者
殆有異也至夫短章小咏幽尋獨證逍遙乎道術
之圃先生其有契乎哉蘓明允布衣文章之冠其
文儻蕩奇恣而識者目之曰子荀卿之文也今比
二書觀之其合焉者奚在然則古人之相擬與擬
人蓋不在文句肖似可知矣先生亦以布衣稱文
世必有能目之如明允者顧余非其人而先生好
學嗜道又明允所未有君靜自視子瞻兄弟何如
哉二子晚善名理子瞻尤至精以君靜所聞於先

生而謂方氏獨以文著必不然矣是集也文若干
卷賦詩若干首予就其專者論之故有不及焉

清溪萬先生遺書序

代

萬今君之治刻也顧以儒術緣飾吏事躬化純茂
民用以和諸縉紳先生聞之皆曰異哉安得儒者
之治如萬君者哉余則素嘗習萬君蓋家世儒也
而亦未詳居無何刻文學尹生紹元輩六七人儼
然造余手一編以示曰是爲吾邑萬侯之先君子
清溪先生遺書云先生沒未久而邑史之傳隱逸

者志之其行略載本傳中然先生固大儒非專隱
也居恒好學學無所不窺鉅而墳典丘索纖而名
物載籍奧而天官術家靡所不屈首腐心然而一
範於正以主靜爲宗以闢邪崇正爲務履行醇醇
焉非專書也間發而爲詩若詞直而不俚簡而多
致斐然矣然矢口從心不事藻繪直寓焉以攄天
籟而闡性靈非專文也豫章諸學士至今多能言
先生咸以胡先生居仁爲擬邑史所傳者僅伯之
一而又好著書富於論述茲書也亦僅其什之一

耳後世有欲知先生者豈茲其一班與公其謂何
余旣受而卒業廼撫卷而嘆曰嗟乎吾今而始知
萬令君之所以治刻者哉夫吏與隱之分途而驅
也久矣故天下多俗吏之吏而隱士之隱惟儒者
爲能合之而歸於夫通萬先生用儒而隱也故言
傳令君用儒而吏也故功著傳有之太上立德其
次立言其次立功夫德之外寧詎有所謂言與功
耶立言立功萬先生父子之德以之矣立德乃所
稱儒哉抑聞之松柏之茂不生培塿語自也千金

之裘褐襲愈光語繼也微先生無以有令君而令
君起賢科縮大邑符以儒道成化人益用以知先
生而先生平居所鬱而未展者籍令君以光大之
先生可謂有子矣曩歲者天子用禮官議進三
大儒祀於學宮胡先生與焉議者謂當有後命且
盡蒐昭代之儒碩而躋之寧獨能舍先生而令君
聲譽方籍甚仕當益顯寓內之言儒術者當益推
萬先生父子令君其勉之哉余先大夫操行純篤
與先生略相類所論著亦略相當而其書顧獨蔽

於家未能傳之通都大邑與其人共之以視令君
則余愧之矣余愧之矣

天目游記序

錢塘山水軟美夷易草木之妍車舟之安造物者
裒而聚之以供游人至西湖而極矣若刻峭幽迥
氷梯造天蠡室蜂房拊檻無地雲寒松短崖險泉
溜物外之士往往居之又若以雙徑二目爲羽人
衲子所偏私游者不得而爭也貞父長湖上煙姿
物色業恣取而獨會又以其餘扳蒙密陟巉阻爭

羽人衲子之所擅不已奢耶夫遊之爲道仁者暇
智者暢勇者決三德備焉缺則無以爲遊志五岳
者吾讓其廣保一丘者吾病其隘必也環吾居于
里而近崇椒廣浸杖舄必通有同吾好者褰裳從
之斯予志焉而若推若挽又類有物主之予嘗汎
胥口登洞庭三宿天目天目洞庭皆峙爲東西予
獲其西矣而俱遺其東貞父所謂三緣合則得之
千里離則失之尋尺信不偶也猶記曩宿幻住辰
起見白雲如海海中萍藻數葉蓋下方峯首云翌

朝徙師子巖乃纔得一角無復昨之奇幻矣貞父
所見雲似猶遜獅巖而雙清庄鞞煙曩所未有此
二事予爲差勝也東目瀑布大滌洞天妙喜庵泉
老塔時在夢中會當續往聞有客先予來泉間石
上數撫掌絕倒者其貞父也夫

章寧州詩集序

柳子厚白樂天詩皆本靖節山谷老人謂子厚有
陶句而無其情樂天有陶情而無其句信矣蘓子
瞻廣陵時始和飲酒詩二十章惠州所和遂無遺

什至其得意自謂無愧作者古詩之有追和自子
瞻始也夫依次用韻韻同而意殊約體爲文文成
而理勝則吾服膺子瞻如以句與情或離或合有
餘議焉噫豈不難矣哉寧州公章氏名某以鄉貢
進士一守寧州遽謝歸家徧山之麓以詩隱者十
年上自十九首下至唐人雲門諸篇無不武其韻
而賡之而於陶詩用力尤勤語尤近然自吾鄉人
無能識先生爲詩者僕所居去先生邇甚亦未有
聞也辛卯僕以病退耕里中先生子太學生某始

以葛山人曉所葺詩一編示之既竟讀益自愧歎
其居處之近而知先生之晚遂受而爲序曰詩之
道本情而發於境夫心迹之不能兩遂而情境之
不能兼適也久矣子厚年少嗜進竄逐夷徼山牢
海拘而勉爲嘽緩流連之語視彭澤令爲何等哉
蘓白競爽縱心夷曠抑亦陶令之次也然樂天年
六十餘猶矐矐分司廩秩子瞻亦自哀半世出仕
以犯世患垂老嶺海外欲以晚節師範彭澤萬一
而不可得其心跡情境之間蓋有可悲者寧州壯

歲解綬老而有以自樂觀其出處之槩旣幸於三
子而與彭澤合符讀其詩所謂意殊理勝者雖少
遜子瞻若其情與句則可謂兩近矣詩不云乎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信哉寧州集共若干卷諸
體詩若干首予獨就其和陶詩論之云爾

翁氏遺稿序

會稽山陰之蘭亭以禊事顯篇咏翰墨映照千古
不獨爲江左殊勝之事卽逸少文若詩多矣未有
及此者蓋山川之助也元微之觀察浙東其叅佐

寶翬輦以聲韻相尚袞袞流布目之曰蘭亭唱和
意其時相與俯深眺崇羽觴上下歌咏相屬永和
故事嗣興於茲山乎不然何稱名之肖也從蘭亭
而深入紆逕數十里有巨石兀嶺色正紫名曰紫
巖溪流環迴林壑幽美先尚書翁榮靖公之廬在
焉公偉博詳雅爲時儁老而公之冢子東白少年
負軼氣仕宦連蹇退居紫巖者凡幾十年若松檜
蟠屈無以遂其千尋直上之勢而偃枝橫出更有
異態壯心銳志不能發舒於事業而自娛於詩宜
其詩之工也崇山激湍茂林修竹宴集遊賞其下
斯須之歡適出爲詞翰猶若有助况居處長老於
其地者哉東白君甫沒其長子裕昆能哀其遺藁
壽諸梓而請序於予予嘉其孝能不忘親也故受
而序之

東山謝氏重修族譜序

今天下之言氏族者必本郡望稱郡望必擇夫古
之賢者而宗之姓之有譜猶水之有圖經也如汶
泗江漢之別焉而必不可合而可擇乎哉人未有

擇父祖者也郡望卽吾父父祖祖之最先者也吾故以爲今之姓者不必望望必名其居與所自遷之始而無庸遠附焉夫譜也者所以致同也致同必本於辨異古者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諸侯公族凡公孫之子各字其祖而姓之蓋古之爲姓也繁言姓而源流統別具矣後之姓簡標之以望別之以房若是者皆爲辨異而設然則今之望卽古之姓也吾未聞古之擇於姓而附之者也謝稱東山猶吾陶之稱潯陽問其系皆不可復知曰先

世之言然吾同姓莫不然仍之而已東山在予郡始寧縣縣廢合於上虞去予居五十餘里晉太傅安隱地也郡之諸謝稱家山焉又封樹而墓之擊牲而享之投牒而爭之有是哉賢者之昌後與吾友覺甫氏之爲譜也不然其言始祖斷自玉誠公其遷自廣信其歲始宋德祐丙子其人太平鄉杉口村之人其族寧都謝氏而已曰此吾宗先賢閒夫公之譜也其言以採摭遠聞稱故族托於不可知者爲可嗤笑吾踵其緒竊附其義云爾然則奚

言乎東山覺甫曰此固所謂不可知者也夫不可知而姑缺之而姑存之皆反始敬先之道也予因而有感焉夫世之趨利走權聲沈跡墮而弗顧者非爲後裔計無窮者耶身沒未久而子孫已不識爲何人綿綿繩繩且盡去而爲一二賢者之後賢者不必有後而盡有夫他人子孫賢愚之得失直徑庭而已哉而又有大於此者昔夫子之道反諸身心性情而足天下之精於爲己未有過之者也其究也以萬世爲家無窮爲胤祚天下之聲名福

澤未有能望其一毛者功有反而成豈不信哉杉口之族多賢者而覺甫與其兄省吾君猶子東華皆好學受業於廬陵王塘南先生覺甫於夫子之道可謂信而有立者其將以是編爲盡性之要先生既言之覺甫殆釋然於茲矣予鄙人也其奚知焉

管氏續修家譜序

浙東諸山郡多大姓故家柱礎碑碣往往有唐宋間物其人重本難徙貴族望謹姻連家廟鮮飭系

牒明備其長老率能抗舉宗法以訓定其子弟有先王遺風而時復有賢者生其間爲講求廢墮彌綸不逮以爲之倡故其俗久而不壞至渡江而西通都澤國冠紳之里或不能名其禰祖以上父子兄弟儉介而後見族屬棄遠轉徙如脫蓋聲利之相薄風會之相靡每敝於奢麗之鄉而猶幸存於龐固儉樸之地其勢然也黃巖管氏自宋時直閣公某從括蒼來居世稱通貴尤用理學藝文著名郡邑中入明族指滋聚顯者相望故有譜系書弘

治中吉安推官某公踵而葺之至今幾百歲冗不鳩討懼且湮渙於是予同年孝廉君某復總率先緒加以條貫柯本賅暢經緯有章書旣成萬曆乙巳秋君沿剡至越以譜序來屬予嘗於隱顯之際追慕古昔有二君子焉皆管之先也旣沐旣薰脫拘作輔因變耦勢策無先主神劍寢光敵人開戶一匡之勳尊爲仲父者夷吾之盛業也阜帽絮巾詩書俎豆居成邑聚跡超圭紐逃康隱魏括囊無咎龍德正中潛而無首者幼安之高蹈也自古功

名棲逸之士多矣若功顯而用藏節高而機杜未
有如二君子者蜀人思諸葛譽歸其子白居易懷
栗里之蹟依依於其同姓予於管氏亦云爾矣記
稱管氏既顯於齊及田氏盜國而去之或適魯或
適楚而漢時管少卿者家朱虛其後有寧然則管
氏之忠於故君無辱身隳節自先世家法已然不
獨幼安也春秋越入於楚安知括蒼黃巖之管非
避田氏而來者世家之舊所繇亦遠矣哉予既慕
二君子之烈嘉東浙風俗之美樂其世有賢哲若

孝廉君者以收其族也爲作管氏譜序

山門林氏族譜序

姓也者所以別生也姓久屬繁而無以爲別故古
受之氏後繫之望徐秦也韓何也劉之爲金也沈
之爲尤也姓異而系同李之屬十有一張之屬十
有四王之屬二十有一劉之屬二十有五姓同而
其系反異三代而降姓氏業混而爲一異與同不
可勝辨故爲譜於今其繫望不可以不謹大江而
南多諸林至於閩半林氏也而源派各異以其地

望相耀在甲乙之列者不可勝數姓之繁視王劉異甚而予同年志宸氏之族獨以義行與號爲山門林氏山門之先惟沿公爲宋故臣不義鐵木真氏而逃之海海中孤山曰海壇居當其闔故命族曰山門焉洪武丁卯有詔徙島民內地林氏在徙中遂居福清龍江棄海壇地不耕而有司猶用故賦徵責遷人遷人苦之莫敢言布衣楊持疏走伏闕理之繫獄中待勘勘不時上宣德改元乃用楊言除浙廣福遷民虛稅赦楊出繫十八年矣布

衣功德被賴三方人祠祀之而龍江之林遂大貴顯累葉以至志宸氏世以爲陰德之報也當海外始徙時倉遽棄產布衣徒手挾舊譜登舶踰險以故播遷之餘而宗緒昭然可攷覽而見其後桃洋三宜公踵就之又集成於志宸氏而譜乃大備於是林氏居龍江二百餘歲列鼎樹戟蔚爲巨家每烟消日出登高而遠望想其故墟若三神山之蕩瀾蔽虧於溟漲之外而不可復卽至修世本書地望舍曰龍江而稱山門若是者以志往也所以志

往者惟浩公避地之義布衣公始遷之勤忠繫故
君義隆疇祉不可泯也當勝國奸統沉淵破艦之
臣惟海是殉宋之遺民蹈滄波保空谷若曰九土
腥濁吾君訖於海海外猶吾邦焉夷叔逃周於首
陽橫客存齊於島嶼斯浩公之貞躅哉至於 聖
主興裔夷逐中原靖而皂帽未還暴秦亡而武夷
猶遯及乎被 詔內遷義命蕪遂矣布衣復傍閔
倫類後計無窮被褐持筐自沈岸獄名施乎三隅
澤暨乎雲耳由茲以觀林氏之先蓋未嘗不始乎

屯否而終乎豐豫也志宸氏再仕吾越方於事上
而敏於字民短於取名而優於集事曩所科指屹
爲永賴繼以疾還閩越人懷而慕之不能捨夫志
宸有浩公之忠貞與布衣之義惠吾知其必以屯
亨也山門之苗裔其大昌乎其去也屬以譜序爲
著其遷徙之槩名節之大者而歸之以明閩諸林
雖多闕閱未有以義行興宗若山門者也

貞壽編序

國風之義蔽於女貞貞者不必齎齎而貞鄘栢舟

直處一馬以先王之盛二南十三國篇什之繁若
斯難也黃鵠之不二庭南山之悲羅津鄉亭之夢
告其幽節獨行皆傳其詩與人之能詩以顯然則
古之人蓋有幽節獨行而靡托焉以泯泯者矣詩
之爲道本乎情止乎禮義情適於閨門義艱於貞
固悽惋之致激昂之氣倏陰倏陽似歌而似泣今
千載而下壯士伏懦夫起是詩不盡傳詩而節乃
傳耳人載夫文文載夫人閨秀不必節貞女不必
文二者將奚托焉齊姜嬰婦之倫我特故雄之什

其自鳴耶抑世之學士大夫亦有聞其風而悲其
志摹幽情於欲絕寫孤臆之難磨貸口藉神闡微
章隱以垂諸無窮者耶其人之必能詩與詩之必
出其人俱不可知要爲有托而後傳則詞之不可
已也信矣思齊閔宮之言壽斯則明以通國之人
頌而歌之蓋毋道焉以其子言者也以子言者其
有子者也夫委巷單門煢愁靡孑之婦有一焉猶
足以永世况昭明顯融順風而鼓者哉貞壽編者
言吾友馮正子母劉太孺人之節也蓋章牘所陳

聲歌所播里胥校士之所推覈名公卿大夫之所
頌述其言備焉方母提五歲孤兒羈縻逆旅寢冰
飯茶閔侮交至靡他之義章矣逮夫喆嗣遑起日
膳大官宗戚華盛觴斝係至純嘏燕喜化屯而亨
故言貞則節苦於髣髴言壽則義附於有血風頌
之旨體具於茲吾知人與文交相載以有永也
國家故事推恩表節不俱遂也宅里之旌冠帔之
貴惟正子能兼致之惟母能兩膺之夫學士文人
詞翰之技以方於 王言其猶一央乎正子其益

祇 君命以愈致諸親無已也是太孺人之名與
壽無已時也

金婚壽母詩序

萬曆甲辰施子試春官罷還新城是歲母夫人婁
壽八袞施子徧謁其游從爲詩歌以燕之凡若而
人詩篇什若干屬望齡序諸首是月也施子所偕
試士幸而舉者其家人靡不擊牲醞酒槌鼓鏗琴
賓履雜進轟觴覆白歡樂其尊人其尊人亦靡不
鮮衣靚飾治漿修脯竟日拜肅客樂忘其劬也施

子既戰失利羸童負書垂策跨驢蹶躓出宣武門
既抵家登堂拜母問空橐中何有啓鏹跽進有卷
若杵展視數韻落落而已此孰與斜行淡墨金泥
錦縫之書而慮以易母愠顏爲粲然受觴而笑其
非情哉雖然吾聞古賢母之教其子弗以善養易
腆祿也子之奉親弗以異日結駟萬鍾易今茲三
釜故所養者慈必無事祿也養者孝必亟祿也亟
祿故挫名誦技而弗辭也無事祿故享糜食菲而
旨也施子孝友忠信善足以養親又遽收其邁往

必勝之氣頰首一官曰以吾具卽萬鍾芥耳以養
則三釜丘山矣夫物無巨細無盈虛托巨而巨細
而細志盈而盈虛而虛夫托斗秩以養不可謂之
細怡怡而羞之洩洩而御之載充志以娛之持盈
色以居之不可謂之虛是故施子有丘山之奉而
太夫人安萬鍾之饗也吾觀斯人有日進膏和而
焦然者有位高多金而親弗歡者其始牲酒絲竹
闐然而交賀固若今之初舉者也太夫人亦奚慕
焉言語文字工者若金石之不可敝衣渝樂闕儻

易菴集 卷二 六十二
然而遷又不侔已諸君子之言具是施子其時取
而永言之以進觴夫人可也

趙思麓說約編序

趙子既刻其近所著制義而題之曰說約屬一言
於陶子陶子請其義趙子曰予思爲經義也時好
靡從之而靡時好詭從之而詭是時爲用也迨三
四年來而遂益厭薄之則靡者簡詭者質出乎機
入乎理蓋間者道晉陵嘗以數首質於孫先生而
先生頗爲一解願曰行矣子必售及今而果售也

是我爲用也子獨不見主者約而役者繁乎且夫
組百家於一牘而無當於理此以學多爲病者也
病於以古人役我讀之沈洋汗漫而無所歸覈之
而不中於格此以才爲病者也病於以我之才役
我而又况乎後役於時者耶善約者固無所役而
無所不役馭古於今表才於理吾故取以名吾編
陶子曰多事多敗也多技多窮也道不欲多萬塗
迭出復通於一善哉斯文之適於道也趙子曰否
否吾聊以言吾文耳夫語道者則是編皆附贅也

子之言贅之贅也又烏乎約矣

吳越菁華錄序

直指春宇牛公按部吳越深惟風教所起在其髦士士或綴綵飾藻而不務根實於是作質言以風動之鵠的既抗蹶然有所赴嚮次其比耦而令觀摩焉則更易也於是取所校士言之尤近質者刻而廣之得三百餘篇而望齡推明我公嘉惠之意著於簡端曰古者先王省方觀俗正辭軌衆必稽之乎言詩之國風皆所以備侈嗇義淫之觀者也

竊恠其所採錄多里巷之語一夫一婦所偶述而辨謚習規政教相準而施不失銖兩何哉彼其衝口而成之順途而詠之薰於氣蒲於心而動於不得已如空穴之中刁調出焉蓋格律工拙之所不得施雖有鋪肆之什淫哇之調而適以見其質故足觀耳今部使者當觀風問俗之任論秀攷言人紳鞞而言規矩其與田夫紅婦鄙褻瑣細之詞雅俗殊絕而於質顧亦彌遠夫六經語孟非有意之言也所謂經生者證之吾心而已離心而求之章

句則遠離章句而求之傳註則又遠繫之以格法而傳註又遠蕩佚於予史古文以爲詭而格法又遠手据耳訛公相傳蹈而古文又遠持此五遠而欲以觀文攷質不亦難耶况吳越又其甚焉者乎雖然自有而自言之與效人而言之難易不相若也公且標所獨悟證所同然以覺多士而士亦若久醒之得醒久客之得歸舍其比倣臨摹之難而言其本有之易澄之汰之獨露其臆於是吳越之文瑕疵不匿而要皆有質之可觀蓋昔夫子刪詩而謹於正變之際序邠於列國之終欲挽其變而歸之正也吳越之文易華而實自我公始則是編也文質之交正變之際胡可以不謹觀俗於東南者攷之是編而可矣

董揆仲學庸解序

予弱冠時卽與揆仲及其兄信伯弟建叔共學相嗜慕揆仲少予性英敏獨絕過予甚遠卽其兄若弟亦自謂不如也予時尤寡陋而揆仲該膽往往以古文詞及旁典道予此時初不曉聖賢之學爲

何等物也既釋舉子業益嗜讀所謂旁典者顧稍
稍心動還以質幼所習學庸諸書向所絕不解者
反謬謂能粗通之以爲大學首明明德中庸首天
命吾聖人第一義在是矣不勝自喜還以語揆仲
而揆仲乃不謂然予是時亦不謂揆仲語然也然
予所見實粗淺於知止明善之旨特影附響襲耳
而初不自疑年既長此念較切驗諸日用踐履中
行解多迕始大悔恨日思所以遷善補過者乃知
揆仲真不我欺也揆仲兄弟以孝友著於鄉里予

深慕之不敢不勉效揆仲近出所著學庸解妙解
深契迥出前人而以予之淺暗顧乃往往有冥符
者乃知吾二人同異殊未可形迹論也予旣以糠
粃獲先進伯與叔亦相繼拔擢而揆仲反偃蹇成
均然予三人者終不敢不心愧自屈所謂雍齒且
侯矣君何患哉大司成馮公識君於國子以爲軼
倫於是編也賞愛尤篤命刻而序之而重以予言
者欲以明予與揆仲自少而長所相期者有在文
藝之外而馮公之能知人得士也

陽辛會稿序

陶氏自勝國季家會稽鑑湖中其人率柔脆愿朴無工巧伎能之習爲農則寡獲賈輒折貲寄途而干祿者多困踣少就故其人皆生而事鉛槧白首無徒業豈古之所謂士鄉士之子常爲士者耶業專習久於技固宜愈善而課效茲日乃有孫於前者農不服先疇工失高曾規矩斯足恥矣田居多暇間與宗人善文者講業社中未久會予有大故罷去故其文鮮少而一二姻友偶與茲會者輒就

所見錄之然其獲益希矣得百餘義付諸坊賈序曰文如畫然非得其神理弗善也然能者猶可匠心率意而爲逮心滿意極而至矣惟畫而貌人文而經義則心意皆不得自用而受成於人之面與書之題不滿不極則弗能善滿矣極矣而易溢易濫也則可以得我不可以得彼鬚眉誠都貌誠麗令所貌者見而譽曰是何美丈夫也則都與麗者適以成工之拙而見嗤耳今之爲經義者有三病有善繪眉目口鼻而不知位置者加目於眉進口

於鼻故雖善而不似人有善繪知位置而未肖者似人矣而非所貌又有鬚眉口鼻修短美惡一如所貌而形合神離色符意稿者此三者皆工文者之通患也求之於今眉與目爭序口與鼻競長者多况其他乎如茲錄者非敢謂善也而所謂紊位置弗肖人者庶幾免乎

上官進士夷門稿序

文之得氣在動得意在虛動以機虛以神善畫者鳥獸飛伏花木翩舞人之舉止指顧必於其動取

馬至駭羽奔蹄若驚若喜風齶露豔若笑若泣逸士之逸靜女之靜武夫之武令見者或肅或冶或畏或慕其取態有無之間而見巧於不可容思之域所謂虛也惟虛故能善動文不動而齠然稿矣望齡里居時有以形家見者曰予視山非山也其膚肉脉理靡不翕翕焉動者難者曰山靜而予見謂動其誕耶予解之曰不然衆庖之視牛非族則瓢也以丁遇之泮冰也壞壘也惟行刃之地而已豈非拙者見礙而巧者見虛乎上官南宮之於文

勢無不極而意無不整解妙於題外機迎於筆始人所困躓已獨超踊其得所謂動與虛而用之者與夫天下之事亦何劇易之有在見其機理而已予有以知南宮之游刃於政也以茲文先之

張世調制義序

文至今日若置菽粟享太牢又置太牢饗海錯其甚也至無以噍腹名侈而實約也予記舞象時東南文士善持格認題淡然寬博而無華者號松江體一時多慕尚之後趨日醲麗更謂爲迂緩而雲

間之文亦稍變其精實過於前冲夷澹泞之旨時有存者以視其先輩已若耐飲之於玄尊矣予校文南畿所錄松士最盛世調牘最晚收得之甚喜輒以經冠明年復雋禮部選爲庶常其文膚理膩密銳入而夷出之其正始之遺風乎文之成也如果時無花壯時無孺色古之善爲文者其始未嘗無華盛之觀豪爽不可馴之氣也然必退就平實而後謂之至世調業讀書中秘所謂文章有進於制義者博學而深思之以造其所謂至焉其可也

羅澄溪制義序

韓退之教人爲文必自己出而歸本於養氣其言曰氣猶水也文浮物也水盛而物之巨細畢浮文猶是也夫滂焉而溢汜焉而浮者是豈有爲之者哉莫爲而爲之此文之至妙而退之所謂必已爲者歟我明制義自弘正以前其文士名價甲乙若肆中之帛尺幅有度皆先定不越其文要皆自爲而可觀嘉隆之季聲承響接更相訛謬混然一途敝風窮而變化起遂莫盛於萬曆之世至丙戌而

大肆壬辰而奇麗詭訖之觀極矣然其能者刻露舒泄剝削之痕組綴之跡亦間雜互見此能自爲矣而不能出之莫爲其養未深而氣涸故也豫章澄溪羅公弱冠領鄉薦名在諸學士儕耦之口十餘年壬辰以上第來長會稽余乃得從編戶再拜望見恬夷廓達而挺挺自持瞻其眉宇知公蓋善養氣者也旣廼得悉誦公所爲四書義其言理微而不鑿稱詞博而不飾其意出於人人所不逮而皆所欲言排陳就新而無剝削澁縮之病於是益

知公真能養氣而退之之論不虛夫直之無前按
之無旁虛之而愈有夷之而彌厲者氣之用也退
之開雲驅鰐抗萬乘柔悍帥特其淺者公初釋衣
薄試海陬然已發其穎而見其緒矣獨文乎哉余
學術短淺公謬知其文而獨取之數爲諸弟子道
所以蓋聖帚陋工劍器之戲也善書者數資焉夫
亦公之取物弘而機用廣以致於是不然而余何
有焉陳生嘉言等旣校刻公文而來屬余言謂公
序知不得辭也遂序之云然

戴大圓制義序

秋水時至汨土石漂槎梗奔激湏洞潢潦被野當
斯時每思得澄潭靜渚臨汎盥濯容與於其上及
夫宿潦旣遷霜清石白淪漪映空寒泉似眼心足
其趣而又且有消縮曠涸之憂予自通籍來經生
制舉之文畧已再變壬辰戊戌間文士務極才力
旁摭廣騖庶幾乎浩漾無涯涘之觀而佃法毀方
浮濁不泚往往有之至辛丑後其能者率刊華吐
腴相高以理相矜以態其流又纖儉寒弱不復振

聳人第見夫潦收水清爲可愛翫不知繼以消縮且趣於竭也今之經義猶古之詩歌也其盛衰皆足以觀世季札聞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將不堪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夫聲大兆王細微替由此言之纖儉寒弱者細之類大之反也是故言文體今日宜振其弱態以強其神幹有是人焉世運將賴之比吾獲卒業於邑父母趾戴公之文而劃然心開如登朝堂聽鐘鼓入武庫觀戈鋌予戟之富其才靡所不赴氣靡所不達而皆極於理

依於法程源泉涌發沛乎東之而不失其澄渟鑿徹之妙殆所謂廣不宣施不費節有度守有序者吾邑士誦法於斯文雖瞠若乎後猶有夏聲起頽靡還壯觀越其有興乎予樂諸弟子之得師也序而傳之

肇陽子四書證義合刻序

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程子曰雄之言非也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賢人言道如秉燭以照執如意以指物也可謂明矣聖人

日照而手指者也賢人之言近聖人之言尤近賢人本聖聖人本人予觀言說之塗多矣然有大要三有未見而言者創見而言者習見而言者窶人子驟得百金誇於市也猗頓氏聞而笑之此以創語習者也昔者莊周細天地齊萬物其說甚辨伯淳氏聞而笑之曰周殆夢而乍覺者乎見天壤而驚呼焉不知其爲家餽也周之視窶人子則富視猗頓氏則貧矣此所謂創見而言者也吾聖人之語道未嘗有粗故未嘗有精未嘗有下故未嘗有

高辟之拈草而靡非藥也拾礫而靡非金也故手之所撝意之所投藥如草金如礫無恡詞無誇語富哉言乎吾觀語孟而後知道德家之費詞焉幾於誇毗矣伯淳曰莊周氣象大故淺近予亦曰聖人氣象平故深偉謂遠如天亦奚不可之有竊怪今之疏孔孟者之陋也語必傳之以玄虛焉此何異羨富人之多金也而謂屑金以食縷金以衣者乎肇陽子爲證義也不然其致實其旨暘炳乎其詞而無蔓也淵乎其有所發明而無失也淺深詳

畧各適其可可謂善觀聖人而得其大者已前續
凡二集共若干條省言凡七十條茲合刻諸京師
用示同好予非知言者也以嗣君孝廉之請志歲
月云

董玄宰制義序

余髫時竊已讀玄宰所爲制義然不能知其爲何
若人而第見所裒集名氏錯出於唐薛諸名公間
遂謬計以爲其儔矣後薄遊四方遂益聞玄宰而
甚怪其猶偃蹇諸生間迨戊子余復偕計北來則

玄宰已領京兆荐方籍籍負厚名愈欲望見之而
不自意得與並舉瞻企旣久握手如舊識喜可知
也嘗從容問曰子有海內名最久顧久困阨今廼
捷得之子自量當有異道乎玄宰曰吾非以拙擯
非以巧售雖然且必有巧拙者其時耶夫世傳玄
宰制義多矣是編最後出其以求玄宰巧拙之效
謂其語爲然否

王慕蓼制義序

今時經生之文莫尚於吳閩閩以奇麗吳以風裁

四方文卷之行於市者雖錯糅其簡抹鍛其姓氏而爲閩與吳要可懸辨如暗中引手而知衣隆也然閩文尤用其鋌燄趨天下十數年間文體爲一變其盛也如是故世之謬憂慮者謂今文漸衰坐格力格力之不足由於華勝而不善倣者又以其浮華自混閩體歸責於所趨且以爲閩訾病矣夫閩曷過哉唐開成而後爲詩文者學老於韓學僻於孟郊澁於樊宗師温李之流號爲西崑而文體日陋此非數子之罪也及歐陽子振之而歸於韓

夫西崑濫觴長吉長吉與樊孟固韓徒與也善用之則爲中興之歐不善倣之爲最弊之西崑亦何常之有乎當周之文盛魯宗於諸侯而孔子魯人也顧置魯而欲取徵杞宋杞宋之衰去魯遠甚然孔子以爲救魯弊莫宜二代也愚以爲今吳之盛不及閩誠欲少抹其弊莫吳若而王先生以文學冠冕於八閩其爲文辭獨有吳先輩瞿唐之矩夫先生固閩人也而文吳如夫子魯人而亟稱杞宋也其言與實尤信於天下自今有剗東華燄而就

格方者當自茲集始越其振鐸地又當有起而從
風爲四方始者愚將拭目觀之矣

及幼草序

予嘗以文士之才譬諸拳勇蘓子瞻詩貫穴萬卷
妙有鑪冶用盈牘而韻致愈饒此祿兒作胡旋運
千斤之軀同於肉飛氣勝其幹者也元白長律動
至千言猶有餘伎此宋萬縶革中手足盡出力浮
其格者也王比部季重弱冠登第博古長詩文近
代詩家尚同工剽不敢已出一新語用一新事而

予所見季重贈客詩獨廣大富有略類長公至其
餘勇贖技溢爲經生言亦殫理究情恣出無方如
是刻所載者夫物之在天壤古今以供文上掇取
不可勝紀旋轉而用之三寸之管耳力羸用羸坐
見困踰非有軼倫之材不能舉也秦豆氏執御轉
轂千里一息其見奇乃在容足之途舉業家多拘
而善縛與立木爲塗何以異至季重爲之若騁銜
筴於丸軌斯亦穴牛革出手足之類歟若季重於
材可謂特達尤異者矣

王晉伯制義序

方晉伯挾策遊成均而卽冠其成均及三輔士也
士無不傳晉伯文思每一覩其全者乃晉伯篋中
實未嘗有文間從門下士括其舊時逸藁迨所爲
歷試於有司者得數十首以歸諸梓云而少之者
猶請益不置余曰諸君無以言求王君而少王君
夫王君之於文固以神合之而子亦以神遇之此
不啻有餘矣余不佞又少而竊嘗闚晉伯之用心
成其家言不易也晉伯之爲人寬然長者其涉世

略不能爲機事而於文顧歎務爲刻深時一操觚
則沈精覃思肺腑欲嘔嘗從里社中課執諸友生
無不爭先鬪捷率爾連牘人人意得去者而晉伯
方瞑目據梧神遊於冥漠之鄉篝燈夜分始獲脫
稿或窮日研索不成隻語竟橐楮墨去人以是不
能測之然其文出而恬愉平粹絕無鈎棘語則又
恂恂稱其爲人也人有私晉伯者謂之曰生何自
苦是直爲儒生芻狗耳生寧欲不朽之耶晉伯曰
不然夫經生家語卽駢偶稍遠古體而其氣韻色

澤固相通未遽稱異也且名以翼經根於理要一言有當亦足以發奚至芻狗視之顧長康之貌人也三毫以見識雙眸以寫照是豈以皮面骨法爲工哉夫聖賢吐詞於千百年之前而今欲從千百年後寸管代之言而尺蹠摹其意其與畫工之貌人也奚異又詎可以皮面骨法間求也吾以神合之故不得不難喜此爲晉伯之用心矣晉伯爲諸生最久蚤歲卽籍甚旣屢北秋試而人亦私誚之以爲文不趨時好而力古如不售何及其遊成均

若寄而取之者抑何易也而曩之私誚者且亦羣譽之不容口一王生之文也胡旦暮爲毀譽耶夫士之售不售命有制焉從吾所好寧能舍所學而趨之彼視人嘖咲而工轉徙者寧盡售哉晉伯持其所見聞人之毀傲然不顧卒以成名時俗之不足按可見於此矣世之覽於斯文者其亦有感於余言否

慧業序

先輩學詣醇至裁識精朗其鑿文雖詹尹拂龜筮

姑布相體骨不能過也鄉黨所傳董文簡公父子
尤善倫士所言奇中識詣誠有過人者亦其時文
事簡質其類易見耶予鈍昏所占失多失得遠媿
前達所知工拙而已久病廢業年往習遷而猶守
其故格程量新體然則予所謂工拙者寧足據乎
憶爲小生時聞老先生論文內不能服心謂曰此
往出耳今予爲少年語安知無貌從心誹者古人
詩云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荏冉三十年忽已
親此事真爲予發也夏月偶游狹獫湖於友人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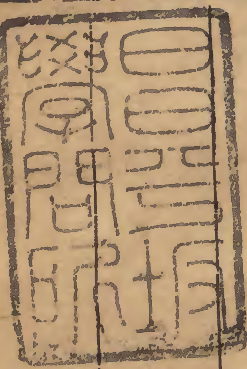
間見新義一帙視其人皆吾里之傑其文淵深爽
特衆美咸備將越之諸君子嗜古守法度雖當文
體屢變之後而先民典刑猶有存耶何其契於予
目莫逆於予好也少司馬王公二孫文在帙中時
又在坐邀予以一言冠之予雖寡倫鑒論不適時
而就所品騭則斯文也亦可謂之工矣

季生弟制義序

予嘗爲諸弟侄論行文正如人愬事耳敏口者能
言其甚敏者能省言而無費文至於無詞費而工

巧裁製之妙靡不備矣孔子稱辭達左氏乃云文以足言足言之文非至文也意罄辭止而待於足言乎哉百人言一事而或一人悉之百言悉一事而或數言舉之其工拙豈絜度而後見耶予族人守是說以為文皆務晰理簡詞無當今繁富華縟之態而季生弟尤甚予自宮秩歸見所構義泊然其旨闇然其不耀予曰子之文信善矣然世方持鷓鷯絃煩調促節靡靡相悅而子挾有虞氏古琴欲一倡三歎以勝之乎及試則稍就濃贍竟中殺

矣然意不以爲善而珍其舊義藏敝篋中甚秘人亦爭傳之其雅尚篤至確乎堅而不渝吾知季生能以其行文者適於世也爲書數言以券之



昌黎集

卷二

淡公詩文集卷之二
其目録如左
一 淡公詩集卷之二
二 淡公文集卷之二

